墓誌銘

三淵集 十四

三淵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墓誌銘

李子建墓誌銘
俞執中墓誌銘
姪婦高靈申氏墓誌銘
韓山郡守金公墓誌
淑人坡平尹氏墓誌銘
貞敬夫人尙州黃氏墓誌銘
拙修齋趙公墓誌銘
從子祐謙墓誌銘

姪女趙氏婦墓誌銘
仲氏農巖先生墓誌銘
淑人淸風金氏墓誌銘
洪仁甫墓誌銘
趙榮禔墓誌銘
淑夫人青松沈氏墓誌銘
錦昌副尉朴公墓誌銘
鄭龜河墓誌銘

三淵集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李子建墓誌銘并

蓋聞九畹李先生以三玉名世云而有孫焉白頎秀眉鬚詩調鏘然曰之斗名子建字也昔吾里中多酒食筆硯之會而君輒揮麈其間吐納風流余時童也竊從席末頫解而心醉晩而幽蘭之谷朝與論文而暮哭君矣至今誦其詩想其風儀猶恨周旋之淺不盡其襟抱也今得其季子文氏所爲狀而撫之益知君表裏行治玉潔少疵信乎無愧其祖者也君爲兒

端靖不好雜戲頴於文詞精筆翰出而戰藝輒屈曹偶己亥中尤齋宋先生至京君就而考疑頗被奬許於是資其淵源以翺翔學宮每斯文有大議論君獨持淸裁不爲衆口所奪士以此多之入則善事父母以至父母之子不有彼己其季嘗得奇疾君閱歲憂焦身執秤水不以委人其季今健無恙每言之而於邑其可謂孝悌也已於朋友取其諒直最嫉夫有挾而趨勢者甚至不欲對面雖家人弟姪乍見其不是必正色切責不與言者數日性廉介有耻嘗山行飢疲有以肴榼饋者同行方朶頤君以其來歷不雅却

之早以詩鳴卒困於司馬得一發解則輒遭內艱服闋矣猶以意氣不平不赴會闈凡此衆以爲無傷者也君以其文行幼而父老期待長而士友推許如此而曾不得四十死又無以易學生名豈其命歟抑工於詩者固窮而行峻潔淸非所以涵福耶嗚呼惜哉君生於己卯其沒也以癸丑二月十日而葬以是年四月某日其改窆也以丙辰八月某日地則楊州白月里卯向之原所謂從先人也曾祖諱瑒贈左贊成以綾昌尉具瀚女爲配寔生九畹九畹諱春元夫人海平尹氏考諱楚奇骯髒不仕妣林川趙氏掌樂正

希進之女賢有壼範配德水李氏喜俊之女生三男慶相夢相良相慶相早死留一男一女夢相二男並幼夢相白面類君嘗從余問詩幽蘭之契於是深矣其何忍拒其請也銘曰

家之令孫邦也俊士何譽之早於是焉止歛其清韶歸于白月玉之埋也銘惟不滅

俞執中墓誌銘 并序

甚矣士氣之重也無是則世道爲餒蓋必有李膺孔融之氣然後於衰季爲能有無不然雖淵淸玉潔而或不自立余於是知夫雍容揖遜未必能君子而深

有取於倜儻豪偉磊落疎節之士雖千載思與之神
交況今十數年來運有升降而若此類夭於其間豈
非可惜哉君諱命舜字執中杞溪俞氏觀察使贈左
贊成諱省曾之孫大司憲諱檄之子妣曰淸州韓氏
大廟郞諱訇之女也杞溪之俞爲國著姓累世有直
操司憲公以偉器儁望所與遊多正士及君之生人
見其魁碩以占俞門益大云君生於崇禎後戊戌四
月七日歿於戊午六月十六日得年二十一其在甲
寅君未弱冠耳慨時事大非尤齋宋先生過嶺遂廢
科飮酒酒酣激昻或歌嘯扼腕傍若無人焉尹進士

擢上章被譴君執手都門外送之以涕念其家貧無
以婚女於是建議歛同志錢而歸之尹女得嫁其趨
義如渴固天性然也然其豪快善辨事尤人所莫及
君豐軀偉幹非壯馬不可受酒戶甚寬嘗飲燒酒至
十四升而不亂力亦絕倫未嘗以此示人平居落拓
若不可束以繩墨而內實有所守業嗜麯蘖知有害
則剛制好古禮頗與儒生商講儀節用之於家喪祭
如式君少年氣盛利用進取而乃能以時而晦絕意
公車如將終身也入戊午有談命者勸以赴科祓凶
曰榮與天判矣君笑而不應竟死於其年嗚呼其可

謂士矣八月某日葬于楊州車踰嶺巽向之原從先
兆也配德水李氏正郎喜夏之女貞順有絕行事夫
子無違以至衣服飲食無不用誠及君疾亟嘗糞有
決志而不忍於一兒在乳喪三年血泣爛衿袖兒旣
免懷遂以毀終實庚申十二月三日明年四月就君
之墓左而祔焉兒名學基已長向學令抱子君猶爲
不死耶世之惜君者莫不恨其短而知君之心胸者
又以爲使居此世必將痛哭流涕不但如昔所忼慨
而止君眞有氣傑士哉如余之頑深有愧於要離塚
傍其敢以㓕筆汚君幽竁君之兩弟弟兄視我亦有

十年心許故辭不能固遂爲之銘曰

幼而食牛壯飲十斗壓世之氣爲士屈首賢豪間耶其俠也君子暖姝之風蜍志肩比噫君莫作爲千古士阜峽擁兆秋栢不死式之銘之俊骨在此

姪婦高靈申氏墓誌銘并序

吾弟大有之長子祐謙婦孺人高靈申氏死於丙子九月以其年十一月入地距今已五年矣其始亡大有病阽危死生不相知而祐謙亦以幽憂疾莫克主喪余與孺人父瀟聚首謀葬求地于楊州栗北之先山屢易師而後得一小丘卯向者叶於人謀遂以孺

人葬其中天寒壙凍事多悽酸返哭未幾厥遺兒在褓者隨化余又與申公以皇周往瘞于其足焚其遺衣服而歸蓋踰年而祐謙蘇大有起視其墓則草宿矣返室而又廓然矣遂父子相向撫其身世而痛可知已祐謙之謂余則吾以病故生未嘗洽夫琴瑟死不克忠于含歛百歲之後無藉以相見願從叔父乞一言惠以慰沉魄余潸然以應曰惟汝腹悲猶我恫也惟汝婦懿亦我悉也我雖頑然其愛於文尚待得詳而泚筆否曰閨壼之述語不在多叔父嘗有誄矣稍衍焉已矣余遂撮其始終而叙之曰孺人生五歲

而喪其母李孺人焉嫁纔周歲則哭其姑李孺人焉死以厄於產而孿生二女皆不育夫其短於造而羸於艱其死也宜悼况其賢哉孺人自在其家恭爲女職至於鑰匙米鹽秤水茶湯爲厥祖父母手足入吾門而多故祭姑以愨拊小姑叔以恩吾母羅夫人自失李孺人有莫養恫孺人繼修滫瀡以追孝舅病積月一身爲焦而羅夫人來視安危則迎以色笑奉席而安之羅夫人嘗覺曉寒遍體僟而燠問知爲孺人所抱薪感刻至深於其葬臨穴摧哷哀動役夫可見其所以會者孺人端壹有定操平居無慢語無散視

俯首握務日孜孜遂以勤瘁殫身此夫黨之所未忘也孺人世系其載於挹翠軒亡室狀者盛矣厥後顯奕未艾大父諱翼相官右議政母李孺人左議政諱端夏之女大有名昌業安東金氏考領議政諱壽恒母即羅夫人世安定李孺人宗室益豐君諱涑之女也孺人之葬距李孺人墓不百步而近銘曰

以爲其短慽曰則長以爲其淑天施如殃依姑栗原雙孩與將其尚曰安允固爾堂

韓山郡守金公墓誌

公諱光烒字子晦安東人始祖曰太師宣平佐麗祖

岐甄萱功在史冊胄緒之蟬嫣遥矣入我朝有諱璠
平壤庶尹始家于漢師墓在楊州陶穴里生諱生海
信川郡守信川生諱克孝敦寧都正都正有五子季
爲慶州府尹尚宓寔公之考也府尹公以僊源先生
尚容清陰先生尚憲爲兄飭躬裁物有所承循然其
剛栗有薑桂氣味人稱清陰公肖弟云妣李氏青海
伯之蘭之胄考諱麟奇以松溪居士爲號隱然韜略
家有文者也清陰公嘗拜牀下公内外襲休幼負儁
望日晳茂風姿筆札遒麗弱冠中崇禎乙亥進士始
調典設别檢歷掌樂司宰直長陞禁府都事刑曹佐

郎出爲靈山縣監五年而遞復爲刑曹佐郎轉正郎
俄又出監報恩三年而遞乍還内職陞除韓山郡守
僅踰年以甲辰六月十二日卒于官得年僅四十九
以其年八月葬于楊州栗北里甲坐之原去先山三
里而近實都正公墓側也公氣宇軒傑坦然信心而
行自居室凡百以至當官處事常持大綱不規規於
繩尺之内又不欲以檢校綜覈費其心以此或被守
文者評點亦不受也顧其所自喜在歷落不齷齪頗
以裘馬爲快其棄報恩綬也置一野莊嘗風雪呼鷹
自放於靑川俗離之間意氣姝豪宕盖李氏家風也

其與人不設畦畛亦不爲翕翕見有脂韋睃姝以粉飾爲態者病若夏畦欲唾其面以故於世寡合所交遊僅一二數若徐公必遠金公佐明乃其相得之稍深者也元配高靈申氏濟用正湸之女去公墓五里而葬別有誌繼室咸安趙氏工曹佐郎鉽之女有婦德居齋三年不啓齒尋卒祔于公左凡再娶並無丈夫子一女李澤趙淑人出側室有男曰壽南女李汴公年位俱闕後事益可悲旣殁甫葬而趙淑人泣請於宗人乃取公從姪壽恒之第四子昌業以奉公祀以昭穆則祖孫班也昌業三子祐謙彥謙信謙李澤

一子秉謙壽南一子盛全盛全子時雄昌業以未逮事也於公行治本末全所昧昧其得於先人未命之及者僅有梗槩不即繹述仍遂湮晦爲懼謹屬其兄昌翁爲誌

淑人坡平尹氏墓誌銘 并序

吾宗人安東金時保士敬之配曰淑人尹氏系出坡平祖利川府使諱鴻擧考温陽郡守諱抗妣延安李氏生于丙申四月十三日十七歸于我門爲孝子贈叅判諱盛遇贈貞夫人南原尹氏之介婦叅判公寔僊源文忠公曾孫暨其弟進士公諱盛運純明特達

稱其肖孫而伯死於孝仲以病廢尹夫人與其娣柳孺人相愛無間以持門戶人謂鍾郝房下爲婦則難而淑人自在其家負女士譽歸而以所事李淑人者處尹夫人側尹夫人不知其非己女尹夫人沒矣又移所事于柳孺人柳孺人不知其非己婦也柳孺人所守郎文忠公舊第世所謂靑楓溪者其池臺花石付受甚重淑人之所佐爲綜檢無纖毫不周士敬得以無事於其間日與諸賓友洗爵授簡窮晝夜忘寒暑而籩豆之辦不待謀而足往往內困士敬或不知也其從典邑洗手受月俸耳所勗臨民之道則以當

事忘怨爲要又謂居官不如守墓輒以早賦歸來爲
士敬誦之一子癃疾不以憂愛弛訓嘗授直方二字
愛看小學女戒以是敎婦女申申講繹使知無古今
之異而樂循儀法是蓋據士敬自爲狀而十撮其一
則淑人之德可謂備矣而獨不與年者天也日遠而
悼長士敬焉得不如此余於士敬譬諸草木則臭味
也所謂楓溪之賓無出余右自始周旋未覺閨閫爲
限迄有存想夫珩璜餘韻者竊最其莊貞祥順篤於
倫理樂施而去矜敏幹而致謹乃其壹度如此又有
高識哲見隨事而發嘗於已巳時變上以　明陵失

位下爲我家覆巢泫然悲惋遂及於顯晦去就之義蓋有鬚眉丈夫所未及者於戱其賢矣淑人以壬午十二月初一日沒于楓溪舊第以癸未二月葬于楊州栗村巳向之原實進士公及柳孺人墓側也士敬官郡守凡生一男二女女長適李敦炎適李夢彦男即純行娶府使魚史衡女生一子一女淑人之終也純行割體未續命猶有沒身之思思延其德徽惟託於文字是圖血懇鄭重余雖不詞以情則非歐陽之聖俞妻已也不忍終靳乃爲之銘曰

西山之宅窈窕沼沚蘋芳藻潔淑人之以君子作賓

琴酒于此四教弗立邦化日隳壯于脫輻何限簪帨
自我婉娩乃振柔徽恭其仰事馨惟内治夫有良輔
見有碩師布惠宗隣咸曰可歌德有終始年何少多
二南述美不以夭壽雖無國史彤管則有考則壺彝
乃篆銘詩匪質幽墟鬻者之貽

貞敬夫人尚州黃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黃氏系出尚州　光廟朝勳臣左贊成商山君諱孝源之七代孫曾祖諱佑漢大司憲祖諱挺英考諱埏豐川府使妣文化柳氏而歸于首陽吳氏爲刑曹判書贈領議政忠貞公斗寅之繼配後公十六

年以甲申四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五十九夫人英懿邁倫施爲有力量葢勤以勵躬敏以綜務惠以裕人始于爲女中于爲婦終于爲母一用是道而不怠以故子女斤斤閫治井井内外屬人莫不歸依以爲命斯令譽之所廣播非一家之私言也至於佐治巨邑而洗手以處膏腴連姻王室而正色以杜蹊逕遇子之非己出與己子無毫髮厚薄意尤人所難及豈非所謂不忮不求者哉然而又有大者已巳之變公將抗疏衆皆洶懼而夫人獨毅然不動曰丈夫許身爲國寧禍之恤哉及丁大釁則曰從殉易矣不忍諸

孤之殆蓋黽勉乎滄桑荼蓼之中所爲護弱與居瘠
道理兩盡終之天日重光　坤位復而旌褒行公與
夫人之天於是乎定而當初勸公以取義者其賢於
王章之妻遠矣嗚呼豈不哲哉公之葬陽城也未克
與元娩同窆夫人預有治命俾勿違禮合祔故諸子
不敢違乃卜廣州月谷午向之原以六月六日葬焉
夫人始膺貞夫人誥後因公贈加封貞敬夫人公凡
三娶元娩閔氏一男觀周生員一女適府使南宅夏
次娩金氏一男昴周副正一女未笄而夭夫人三男
四女男泰周尚　顯宗大王女明安公主封海昌尉

晉周佐郎履周女壻郡守金昌詵副提學崔昌大司
評金令行大司成李縡銘曰
乾有體用坤有動靜翕而不闕德何由廣古美鵲巢
立本則然末流藉口以惰自安猗歟夫人嗜仁勤義
煦嫗之普訓董之備近肅踈附有裕其懿夫子之安
穆然忘家竟贊殉節其烈如何技我漣血危巢是完
卉裳蒯屨以畢其身本末斯全嗚呼其賢琢辭載實
以納玄泉庶與公烈相久而傳

拙修齋趙公墓誌銘并序

拙修趙先生沒後二十年胤子正禮和中以其從兄

正緯所爲狀示余而屬之曰願乞一語以掩諸幽昌
翕𡿨然變色而作曰先生大海也非如昌翕短綆淺
蠡所可測量當時及門猶自失於望洋況今追思罔
有涯涘其可以衰鮮神慮妄擬其範圍乎往矣廣求
於世其無巨筆乎和中泫然斂衽而更進曰先人陸
沉於世自其平素而然況於今日乎深知惟子淺知
惟子捨而他求吾不爲也且子於先人從遊者久深
被奬許便一知己也亦烏得無情乎余曰情則然矣
獨難命辭夫以明道地位知邵子深悉也將述其誌
猶未免逡巡而得所謂安且成三字然後始克泚筆

惟此三字之評豈昌翕之可思及乎和中曰子嘗有
挽語矣其一二描寫得其髣髴夫如是足矣豈敢多
冀乎余於是不能重辭遂按狀而叙之先生諱聖期
字成卿號拙修系出林川有諱天赫中中朝進士仕
高麗封嘉林伯自是蟬嫣入我朝而圭組相襲在
宣廟時有諱瑗官承政院同副承旨以子竹陰公貴
贈吏曹判書於先生爲本生曾祖是生諱希進掌樂
正贈都承旨出後贈左通禮諱璘　成廟朝名臣知
足堂諱之瑞之曾孫也知足堂官侍講院輔德燕山
朝以直道遇禍後加褒贈爲都承旨事載國乘忝奉

諱理學生諱得璜卽其下二代也叅奉公以家禍不
出沒而祭社考諱時馨麻田郡守贈叅判娶青松沈
氏贈叅議廷揚之女生五丈夫子第三則先生也幼
不好弄儼若成人敬信長者之言不煩程督而自勸
讀書抱大志嘐嘐然以古聖賢爲期於俗累脫然也
以親命赴舉屢中解額且大鳴矣未幾以痼疾謝絕
萬緣深扃一室沉潛理窟者凡三十餘年至己巳十
一月二十一日而卒去其生戊寅九月初五日爲五
十二歲以辛未十月十四日永窆于水原乾達山坐
亥之原孺人李氏都事尚元之女以孝謹配德先沒

二十年從後合祔男長正儒通德郎次正禮縣監女縣監李秀憲正儒志學未就而夭正禮生二男明淵明源明淵以先生命出後通德郎李秀憲一男三女男濟東長女進士林光弼生一子次女士人金東運明淵生一女內外孫揔若干人先生以間世豪傑之才爲玩心高明之學雖處偏壤而不爲風氣所囿未有承襲而能自心上得師蓋合天人貫古今融理事該道法以是爲一規摸自其蘊諸胸臆發爲言辯而擬諸化令與傳後莫不如此若論其造詣所極自有後世堯夫非區區之所及也竊嘗考其遺集所與林

滄溪泳凡有三札其一則自言其爲學本末始於憤
鈍悱悶終底融釋脫落壹以思索而成之矣其一則
言治國之要在夫尚質救文而又必以寬大敦朴爲
本靜審嚴重爲用矣其一則言立言垂後之意有曰
吾之所欲論著自陰陽造化天地人物理道性命之
藴吾儒爲學門路以暨異端百氏邪正虛實同異之
辨無不該括而至於禮樂刑政之具治國許多制度
文爲又必自唐虞三代下訖皇明上下數千載間皆
融會折衷變通而擴大之救其偏而補其缺彌縫三
代以後天人之遺闕以備一王之制蕫有補於天下

後世於此三者可見其爲學論治終始不苟夫致知
而積累貫通尚質而務去繁文程子之解大學孔子
之從先進意蓋如此而前儒之所未闡獨能深究而
詳說之然而窮焉未及於設施病焉未遂其論著其
化今其傳後畢竟垂於人而失諸天者非先生之不
幸亦斯民之無祿也歟然以狀考之先生少侍忝判
公晨夕洞屬未嘗解衣而息晚事大夫人力疾奉護
深愛著乎婉愉待子弟誨勸而禮嚴閨門之內儼若
朝典而事以綱擧是亦爲政可知其所推者矣至於
愛好人倫風流弘長雖病臥窮巷非有所謂權力禮

制而能以意嚮致士凡有曲藝片長不惜齒牙必欲獎善而勸成之斯則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之規模矣每良辰美景廣設賓筵談經則盈耳韶濩評史則肆口衮鉞或淺斟深酌以存爕理或盆卉瓶花用擬春臺即其食飲言笑與几杖牀榻之間而所玩者天下萬變茲所謂妙用顯行隨處充滿者矣先生少讀岳陽樓記有范公天下之志晚處甕牖以安樂叟爲法其康濟自家與憂樂與人之意未嘗不並行每誦擊壤詩至民塡溝壑諒何辜也輒歔欷欲涕可見其憂世恤民出於血悃以爲偏於事功者亦淺之爲知也

其對人自謙則必告以病未著功於玉藻九容而所嘗格致則偏於尚奇欲速不盡如洛閩教法且令其舍短取長其眞率不藩飾如此先生貌似不揚而眼若巖電論事慷慨輒燁然騰光信口而談渾浩若大海揚瀾承以紙筆頃刻數千言便已成章而燦然無加點焉晩知立言之難苟矣聊以簡牘淺意然就次潦草不乏隻字之警普勸以刻苦理會眞切受用甚款款也亦安知其化令其傳後獨不在此也歟其教昌翕則以用心緊要微發其端爲話頭申申提醒勉令爲曠世眞儒矣自述其童年所致思始諸人獸通

塞至忘寢食而後始得窮格路逕又嘗讀栗谷四七辨勘究三年始知其差處仍言論理須以四種立說一曰本然命物一曰乘氣流行一曰渾融合一一曰分開各主張應作如是觀而栗谷見處偏於流行渾融耳昌翕嘗歷選海東諸儒以及退溪花潭而問其如何先生曰花潭專退溪密有見乎數一邊而闇乎理之全體此花潭不及退溪處然則以退溪所造詣獻與先生可復受乎先生笑曰我與我周旋久矣即此觀之先生之所自許亦其所自信也豈淺識所可量哉仍念我東儒學之弊玩於記問而罔於知新始

立定本孰不曰博約齊到而所謂博文終是鹵莽則其所守約亦可知已問其師承孰不以朱子爲準的然口應而耳未順亦歸於浮慕耳孰如先生深信此理之可窮窮之又遵朱子之訓有不思思之必請其極疑則眞疑信則眞信觀其泥濫穿穴若將忘歸而察夫會極一字不離於本訓見人有別說者必呵以撼樹蜉蝣凜然聲氣之可畏竊謂如先生者而後可當朱子忠臣且自古爲胸襟之學者例不守文而或至流遁如陸王之徒是已若先生之主乎自得而謹守憲章尤豈非可敬也哉使在今日乍見其詭經破

義者則先生之目必益煒然矣夫深造自得之謂智
惠訓不倦之謂誠惻怛憂民之謂仁嚴確衛道之謂
毅有是四德不亦屹然巨儒乎觀國家所以待之若
是其蔑焉何哉豈道大世隘不相入者勢耶德博施
嗇且固有命者耶奈之何以善勸人而人不從實心
憂世而世莫知徵招不至剡薦不加居洛五十年以
一布衣終此於先生何足爲輕重而亦不可使聞於
大道之國也愚於是乎重爲慨惋遂爲銘曰
左海間氣嘉林炳靈邂逅一値得有先生人龍文虎
蔚焉合章一世之闇埋沒王京幼志邁往作聖是期

紫陽之室遥奉弘規圜圜一理反復其思精神之極鬼神通之視洞今古知貫天人道則康節志則希文呂陳劈畫賈陸經綸山苞海涵博參旁通集成一家理事圓融丈夫之樂憂亦在中志疾於身實爲民恫欹枕看世眉爲之顰鑿鑿利病誰爲局陳皇王帝覇日月星辰鬱其滿腹中自輪囷無地可布上蟠穹旻嗚呼先生身没道徇乾達之山若斧其塋宅則沇墨所降者形熊熊奕奕騰有光晶匪用銘昭識玆妥靈

從子祐謙墓誌銘 并序

吾弟大有之長子祐謙生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歿

於己丑四月二十六日得年三十四以實計之其幽憂沉痼者居十七年其前以家禍狼狽仍之失恃哭泣又四五年幼則脆弱善病備嘗藥石至髫齔乃免於父母提抱甚矣其生之艱而其死之困也方其在舞象也丰姿韶茂濯濯如春月柳慈和愛人色笑可喜其侍長者則小心逡巡恐或有愆也頴敏有記性明於譜牒其尋別枝派原原本本由近而遠靡不穿貫遂有油然之意施諸睦婣者爲多嗜看書旣病而癖甚雖常昏眩厥逆而枕邊必留一編手錄經史之可讀者揣摩功課庶有一日之健大肆其力於文章

寤寐吟弄囈皆是事也苦未遇人與之講討以爲悁鬱余時往視輒推枕促膝欲於晷刻上下千古而出示排悶諸詩大抵摸寫物態多造精深蓋其病中用心者專而不以呻吟廢日其苦切如此才固可惜而志尤可憐也噫爲父兄者縱莫能起癃作健使究其志業獨不可鎭日相守以暢其病懷乎奄其歿矣嗚呼其可恨也已祐謙之歿在大有石郊莊舍仍葬于其東十里地亥向之原卽其年七月四日也我金系于安東以高麗太師諱宣平爲鼻祖曾祖考諱尙憲官左議政諡文正公祖考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贈領

議政先考諱壽恒領議政大有名昌業爲先考第四子娶宗室益豐君涑之女是生祐謙祐謙有再室前配高靈申氏生二女俱没繼妻昌寧曹氏生一男一女男方五歲頭角嶄然祐謙嘗自悼其窮以歸贏指是兒庶冀其成立乎銘曰

艱其生貞其疾惟十七年鄀其室枕書而瞑孰知其才納銘深泉維以告哀

姪女趙氏婦墓誌銘并序

孺人安東金氏領議政諱壽恒之孫而進士昌業大有之女也十三失母十五歸于趙氏以都事諱仁壽

爲舅進士文命叔章爲夫嫁十六年而沒得年僅三十孺人之育値家百罹恐懼愁哭殆無一日開顏見女所謂樂若茝蘭容節籩豆燕集初不知有是也旣克從良庶緩後祿則嗚呼命之短矣孺人有秀標儁姿軒然男子氣象聰辯慷慨以義勵君子其與人喜盡不留往往逆其眉睫說出方寸幾微以相悅觀其吐露披豁若無墻壁而然能恭於接上審於臨財苟知非可一毫不近身臨死所裁猶若此嘗以損己裕人爲樂眼前釜庾朝盈而暮空凡以喜施也叔章故有風韻喜與諸彥日夜爲文會孺人簪珥半入於茶

果之供亦無所恡以此家益耗内困蓋有年矣又頻
乳頻哭任情不裁一朝委身於牀醫技告窮遂以不
起此叔章之所爲沈悼者也孺人母完山李氏宗室
益豐君諱涑之女蓋有純德而曾不得四十又多產
少育一女則孺人已大有之憐也其撫摩祈祝靡不
用極豈欲肖其母命也哉況又有不及者乎嗚呼其
尤悲矣孺人之没以庚寅八月十九日其葬以十月
某日其地長湍某向之原所留二子大九歲小二歲
大有余弟也余不得覩孺人猶子死生契闊結恨於
窮山絕壑卽無一言以泄哀又可忍乎於其葬瀝淚

爲文使埋諸壙亦大有叔章之所要也銘曰
三十之命號咷居多以而入地怛如之何尚有難朽
炯炯傑氣每生焉用百男餘志聊爲是言塞悲之謂

仲氏農巖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姓金氏諱昌協字仲和號農巖葬在楊州之石
室先兆爰有五世顯刻可考其姓系源流而尤詳於
大父贈領議政碑中先君子聘于安定羅氏海州牧
使諱星斗之門生六丈夫子仲卽先生也自幼朗慧
學語能別人鬼仁恕體物所可否多公正之言父母
以此奇愛九歲從牧使公于海州衙舍進止自矩儼

若成人潛心覩簡目不有外事同隊中或因爭閧而
有所交訴牧使公輒聽其片言以折之十五委禽于
靜觀李先生之門時李先生棄官投閒大開講授愛
呼先生告所以玩心高明者先生慨然興起始知科
學外有所用心處矣己酉中進士是年李先生卒先
生悵然失依益自致力於經訓旣深博矣時出爲古
文辭駸駸韓歐閫域然不喜巧爲藻繪務以理勝焉
甲寅會尤齋宋先生于龍門所質問多獲印可自是
書疏往復期許益重後作朱子劄疑太半從先生說
而及至臨命遥致其顧託云乙卯先君謫靈巖自靈

巖移鐵原流離侘傺凡六七年先生雅淡於世味至
是有林下藏脩意先君卜一區於永平白雲山下求
退未遂猶存晚計也先生遂以爲歸扁其書室曰隱
求希心理味若將終身庚申更化從返京第壬戌魁
增廣文科先生早負朝野之望至是爭賀其大闡而
乃所樂不存焉歷官吏曹佐郎正郎弘文館修撰校
理司憲府持平執義司諫院獻納大司諫承政院同
副承旨成均館大司成止於淸風府使在玉堂悉心
啓沃其登講筵輒勸　上以實心典學不吝下問及
其友復推明皆人道危微之幾而發之以溫色韶音

聞者莫不欽聳以　上淵默而亦喜與酬酢焉其爲大司成也日引諸生橫經三席間所以闡奥而牖迷者兩端俱竭間則設籩豆賡歌詠以涵暢之有古四術遺意士頗興起焉銓曹之政注擬甚公時士流歧貳猜睽日深一種務峻激者以甄别毋混甚先生先生曰彼涇渭之已判者固無奈何令又自爲清濁而淘汰又過苛未知其爲公也遂任其嘲訕而不爲改度惟相周旋深知心事者嘆其無所偏係先生又悶廟堂與臺閣不協入而密勿家庭出與諸少輩平章可否出於至誠而事已掣肘不可如意則夙宵憂歎

不樂于任丙寅因李徵明言後宮事　天怒過度先生陳疏納戒蓋先生立朝言議可見其經學淵源者凡有兩疏其一則在玉堂所論　聖學時獘本末俱盡人所難及其一卽此疏而語逼隱微尤人所難言然以此不安於内圖出爲淸風府使治有綱要吏肅民晏翛然簾閤若無一事也每憂親戀闕形諸歌詠有離騷眷顧之意已已從先人于珍島謫所遂遭大禍其承末命之際輒告以畢命白雲蒙先君頷可焉及至奉柩出海長路難達凡百顚遽或欲其騷驛行事先生泣謂曰今日送終所遵遺令固紙衾牛車之

謂也自餘得爲而爲者如祭奠哭踊有家禮在焉可
苟也時尤齋自耽羅就拿先生念此老不幸金石無
託遂撥哀搆狀走人於中途邀乞墓文以來倉卒循
禮與乆遠不朽之圖俱得無憾葬後奉大夫人入永
平守制于送老菴晨夕號隕之餘竭氣研究所註朱
子書益闡玄微自以前闕小學工夫益務檢押使有
任重意遠近士友爭推道德之歸如林滄溪泳累書
厚勉以深求道原獨立世表蓋知先生决意自廢專
力此事也服闋住所謂農巖廬舍與家人度身計口
以治農桑甲戌先君得伸冤仍有戶議除命先生澠

血陳疏大旨以不立榮塗爲辭親舊多勸以勉承朝命家人亦有言者先生謂曰我頭不著帽自斷久矣自是節次遷升至大提學禮曹判書則　上敦勉益至特召伯氏議政公于榻前使之誘來恩諭諄切事出格外僉議不可不一出士友有識者亦以一伸分義爲說先生猶堅持初意以獲罪爲限　上知其難强後不復召焉先生自甲戌後以大夫人在京第取便省侍出住楊州之三洲結屋而居以其間來往農巖者七八年旣而連喪獨子兩女至癸未遭内艱先生素善病自經酷禍柴削僅全仍以前後摧剥血證

暴發竟以戊子四月十一日告終于三洲正寢去其
生辛卯正月初二日爲五十八歲嗚呼痛哉自　上
悼惜命賜賻及庀葬遠近多士奔哭盡哀門人加麻
者幾六七十人以其年六月九日奉葬于石室先兆
甲向之原夫人李氏莊端有壼範生歿俱同年從後
合祔一子崇謙有俊才早歿妻朴氏未有子先生取
從子濟謙子元行爲嗣今進士五女徐宗愈郡守李
台鎭吳晉周縣令朴師漢俞受基先生仁明成質簡
易爲心從少至老由內達外設於容體無矜持之態
見於踐履無苟難之行自事親從兄以至居室接賓

一以和順而無他至其應物持衡甚平雖在末流睢盱之中怨耦相臨而猶懷直報不欲巧擠蓋其好惡愛憎無所往而不用其公凡在親疎之際一皆披露肝腑不存畦畛竊知其所尚友若與漢之孔明宋世南軒及我朝李文成有所契合使其撫世而聽所施爲則所謂開誠心布公道納衆善破朋植亦將一揆同歸而旣不能然則退而憲章考亭所以綜萬理折羣言一用我公平權度雖於考亭亦不苟爲應諾以爲疑不深則信不篤始焉積久憤悱終底融釋脗合自心目所存以至筆舌所流出一串昭晣動有依據

未嘗作謾人說話如遇義理肯綮其辨在毫忽而關係者大雖先儒前輩已有定說衆以爲金石不刊而必向前厮殺勘究其得失曰此天下之公理尊畏周旋亦非所謂求是也又嘗謂無朱子工夫看朱子不出以爲生於其後不勞窮格者乃世儒自怠之說亦見其苟矣平居溫潤玉色盎和藹面出語如恐傷人而至有論辨或惡其詖遁亂道也必辨之不措聲調高厲氣節慷慨凜乎其鋒殆不可犯然未嘗偏主先入見人一言之當輒捨已見而從之接引後學雖以階級而往往精粗普說上下俱徹要知吾家有如許

境落而發欣慕焉申以詠嘆韻動金石以故一聆德音莫不心醉而留連間有悾悾者扣質偶當意亹亹終日兩忘飢渴或賓友在傍未交一話而引去亦澹然也末後數年枕席居多罕與人接并與講授而稀簡凡有求乞文字一例揮却詩則自喪子後斷不復爲事事省約遂欲向晦宴息使自凝定間有劄錄大抵是心性體用及儒釋同異之辨亦不以呻吟輟工緣此道理圓熟觸處朗然惟玩樂而至於融深存養而至於淵密渾然博約之會功與願滿則不能不待夫年至而天之不假乃止於此其大志所欲論著者

蓋亦開端而絕筆遂矣嗚呼惜哉先生以不世明虞
晩生遐裔旣不及於洙泗誾誾之列與回賜相周旋
又不能與伯豐季通輩參會於武夷講席獨抱遺經
孤唱寡和惟是一二塤篪與宣壹鬱而寘頑如昌翕
無能繼聲然自纫盈耳充腹無非至言妙論今猶有
可述焉者若曰書不可不細讀理不可不熟講處心
不可不公平作事不可以固必應物不可以用智此
正夫子自道弟子所未學而亦嘗病末俗浮夸之弊
深以擬人非倫傳神失眞爲歎令於撰述有足兢兢
卽不有雅訓而猥習是踵是自欺吾心以及吾兄也

昌翁雖汗固亦知其不敢噫後千百年有讀斯誌而
知先生爲仁明簡易公正疎通之人則幾矣銘曰
天普萬物其道曰公若在人心衡平鑑空持懸一差
障膜千重夫惟粹質乃克明通晨矣先生八窓玲瓏
明以去蔽公在其中理事旣徹物態斯窮鬼車豕塗
衆方睽視歐史流允我受其止感之而平均國在是
歛焉莫施道則屬巳所奉弘規晦翁夫子是非千古
差別萬理情僞向背費隱表裏觀其會通投刃皆虛
各詣其極何與於吾沛然命辭和順是敷金聲玉色
覿德滿隅撤爾重蔀指彼廣居四海與共顧則有餘

悰憺開來思鬱五車有不可傳持以永祖三洲寥闊
白雲卷舒虛明惟神糟粕在書精粗皆迹典刑不渝
有鬱拱木式哉後儒弟作銘辭自矢不諛

淑人清風金氏墓誌銘幷序

余友太僕判官洪君士益喪其配淑人金氏于丁亥七月二十七日以九月十一日葬于楊州地平丘庚向原抱其四遺女過時而悼甚願得余一言納壙以慰存歿余則惻然而不忍辭按狀淑人清風大姓冑于己卯名賢大司成諱湜曾祖諱堉領議政祖諱佑明清風府院君考諱錫翼漢城府左尹母坡平尹氏

濟用正悏之女以丙午七月初九日生淑人于京師爲人柔淑莊靜幼習古訓言動不失繩墨左尹公常稱以天生學問蓋不申戒而送于士盎士盎名重行考諱萬容官判書祖諱柱元永安尉號無何堂判書公爲長胤故所謂無何堂即諸子之同宮也淑人入門日侍于貞明公主凡在其側者大小妯娌簪珥滿室而公主獨稱淑人曰賢哉此婦嘗入闕拜　明聖王后后亟稱其德容曰佳哉吾姪夫其婉嫕之盎於儀度者故自殊倫若喜愠罕見於色紛華不挂於眼勤乎家而敏於學約乎己而周於惠懷屬人以仁待

夫子以敬凡可爲閨壼所矜式者不在盡述獨其所
勗士益一言甚高余實三復而誦德音矣士益蓋嘗
屢困公車而示隕穫色淑人規之曰夫爲士者讀聖
賢書當學聖賢之道而已豈可以一第得失累吾心
哉况今世道危險科第尤不足貴卓哉論乎斯丈夫
之所不及乃出婦人口哉噫今之儒冠决性命磨頂
踵而奔走者徒知有科不知此外有事父詔子效乾
沒而風靡者久矣况女子之執隨所見者小乎超乎
榮利之圍判乎內外之分惟淑人有此哲識所以警
世迷而廣士志其視雞鳴相儆之辭地步較闊是宜

播美彤管以勸來者而惜乎世無劉向也淑人旣嫁而愛父母甚居則連墻而宅喪則持制于塋又有從葬之願而歿如其言墓去左尹公塋五里而近純哉孝也余又悲之銘曰

維荷于隰泥不滓也維蜩于露濯斯蛻也展如之媛獨蘇世也無悋於畱一瞬逝也若戀乎側平丘瘞也銘以述芳永無斁也

洪仁甫墓誌銘 并序

仁甫之墓已宿十九年草矣蕪沒湘水之上樵牧侵凌孰知其人之可惜哉余始視窆欲銘其藏而哀不

能文遂至年久而忽若忘焉亦安在相知之深哉仁
甫字也名有人姓洪氏南陽人也奕世華國之胄至
曾祖諱處亮亦以文顯官吏曹判書祖諱九成進士
父諱文度母安東金氏寔我世父谷雲先生之女仁
甫早孤零丁與母歸依於世父膝下多在谷雲巖居
與岳麓之無俗軒無俗軒卽我家連墻窩邇晨夕一
談一笑固無非擩染磨礲之地至於觸物流通疊疊
來逼則吾兄弟皆所歛避而季弟昌立與仁甫齒比
志合慨吾東詩道之頹而欲一振之遂建詩社曰重
澤齋與羣彥講藝其中一聽鼓鑄於余所爲風雅之

業斐然章且成矣而吾弟奄没仁甫落然無偶不復
以聲病綴意乃獨潛究經訓有尚友千古之志時來
扣質皆所謂操戈入室者余知其困矣已已余遭大
禍竄身荒谷仁甫亦賣宅斷科盡歸於湘水先墓之
下若將終焉仁甫上奉四世祀無數畝可供粢盛母
子舍菽融洩以志貧顧欲從余林下與爲昭曠之遊
則窘拘莫遂又苦羸疾未能刻意鑽研鈇鈇乎其中
若不自得也自湘水疾篤舁至京中而没没時顧語
季舅以託母妹壻魚舜瑞在傍則張目作聲勉以力
學又口占遺札于余未以年高德卲爲祈祝筆絕而

績乃屬嗚呼賢哉死生之際可見其學力所到矣仁甫沉膚善思自幼而然以學推廣尤能深體物情閨門百行一以和順爲主然有孤介之韻與人寡合其薄陋斯世若將奮飛而不受其汶汶也居常喟然於天地之可憾與聖人所不知若世所稱碩儒哲師偉然以成德立言取大者亦鮮當意蓋其眼目之高有見夫泰山頂上不屬泰山非苟爲軒輊然也然其未充分限豈亦坐志之太廣歟與余論天下理事焉所不入哉每相揚扢余故爲謎語活句以試其會否言脫乎口仁甫已逆之眉睫若方朔之射覆也於是相

覗而笑以爲大快自余輟斤乎亡質于今十九年閒人多矣終亦未見其髣髴則余悲可知況今老矣又未有彊輔以扶顚其何以卲其德塞吾仁甫之遺囑哉嗚呼又可悲矣仁甫得年二十八沒于甲戌三月十九日以其年五月某日葬于湘水先兆某原某向實赤城縣地也妻延安李氏翰林潤朝之女無子以再從弟之子胤源爲後尚幼銘曰

聰明塞淵人於天乎獲難格致修謹天於人乎待完人無負性天則靳年子淵三十猶未及焉作此滴滴湘水之阡我銘非夸深知其賢

趙榮禔墓誌銘并序

君名榮禔字臣若姓趙氏系出咸安上世多有顯人祖諱逢源剛於執德爲尤齋宋公所敬官同知父諱楷官郡守娶姜氏生丈夫子四人君卽第三也娠時夢長庚入懷生則英特熚有丰神三歲讀千字文敏而能觔父母惡其太夙而奪卷則號泣不肯釋稍長詞翰遒麗脫手便中律二十二擢司馬旋遭內外艱血指居瘠幾不全慨然不復以立揚爲意日把古經矻矻玩誦不知有他樂也或勸以進取爲門戶計者輒曰從吾所好非可强也君端靖有特操泊然寡求

與人交不設畦域而乍見其非必正色規責論事可否尤確然不撓病世之從師例多出於浮慕非所謂實心求益者嘗自謂未遇其人不欲輕摳吾衣及見余仲氏農巖公歸語兄弟曰始得師矣將奉贄而未及姻友輕儇者有所侵詆于農巖遂奮然曰吾雖未及執禮心則已許矣移書辨責至其人摧謝而後已其篤於尊賢而持論不苟如此君旣質淸行醇於經學有超詣見解又能審擇師友蓋將善器利事以爲乂大之圖而惜乎天嗇其壽以甲申正月二十二日沒得年只二十七矣君配恩津宋氏卽尤齋公孫縣

監淳錫之女柔順有壼度未育而沒沒先君四朔合葬于坡州先兆之亥坐原實四月十一日也君之伯榮福錫五自其怡偲相得而深知其賢失之如割右臂嘗請幽誌于農巖未及已諾而見背以爲至恨乃移屬于余每督必抆涕未可以終辭也略爲論次而系之以詩曰

直直其方不習而克敬義在是將以詣極匪師之善將善是擇德則基矣其命之促奈何乎君埋此玄石

淑夫人青松沈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沈氏系出青松曾祖諱大亨成均進士贈兵

曾叅判祖諱演咸鏡道觀察使父諱瑞肩原州牧使
而歸于金氏爲進士贈叅判諱盛遇之冢婦監司諱
時傑字士興之配年五十九辛卯正月六日卒于京
師以四月十五日祔葬于洪州朝暉谷凡生二男四
女男長令行叅奉次正行女縣監趙景命叅奉朴弼
彦士人趙明遇孟淑舒孫履健履儉令行出餘幼履
禎正行出趙景命有子載健夫人爲人仁慈寬慤範
度夙成哭母黃淑人已以善慽聞矣及事姑尹夫人
一意承順未嘗有私財至其送終變出於遐鄉毒癘
而能使其帷堂附身靡有遺悔益致恪于蘋藻之事

終身匪懈每以豺獺報本之義訓飭蒙稚嘗魚軒之
湖營睹其供奉之豐泫然於不洎曰昔常不足而今
有餘也其篤於孝思如此既娶致毁至眼枯骨立三
年外果不入口喪餘之哭感動四隣監司有弟曰枅
城宰時保士敬夫人待之甚勤分其所遺服御必先
兩子一以體皇辟友愛而門內事大小輒咨而行與
其姒尹淑人相得無間一如尹夫人之於柳氏姒者
人稱兩世鍾郝焉士輿賓僊源文忠公之玄孫奕世
仁孝繩繩不匱至夫人而配美嗣徽又如此嗚呼盛
哉余與士輿族爲袒免而情則膠漆所慣於夫人壹

範之懿便是嫂叔間相悉亦何必累列而況士敬記
實爲狀頗詳哉旣難備載裁從簡約而歸之俾埋于
墓隧云銘曰
仁孝門第爲婦未易哲姑在上尤難當意秉吾順德
無入不得愛均施周坤道之協裕如其乎克諧羣屬
畢身苦堊又何其烈懿非一二余提其略列辭幽墟
後承之飭

錦昌副尉朴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秦定字定之姓朴氏羅州之潘南縣人遠祖諱
尚衷仕麗末與圃牧諸賢倡學及上書諫事北元杖

流卒號潘南生諱訔相我 太宗勳封錦川府院君
五世而諱紹爲諫官斥壬人安老遯于嶺南號冶川
生諱應男大司憲與從子司諫東賢以正直著聲生
諱東壽郡守贈左承旨生諱垓護軍贈叅判生諱世
冕僉樞贈左叅贊配貞夫人安東權氏初叅贊公無
嗣以族弟經歷諱世基之季子爲後是爲公也寔司
諫公曾孫母趙淑人生公於庚辰十一月癸巳室有
光瑞幼端慤不好弄及上學必務靜坐讀書捷於倍
文出句語驚人見者期以遠到成童膺 孝宗命以
昭顯世子第二女爲配己亥拜錦昌副尉階奉順累

陞至通憲兼五衛都捴府都捴管庚申會盟祭以別雲劒從錄原從勳戊辰以　莊烈不豫積月趨起居班勞瘁成疾自直廬昇歸以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享年四十九自始疾　上遣醫饋藥訃聞惻悼令有司庀賵襚別賜棺槨錦段以賁之又遣中使護喪禮官弔孤致祭以明年三月巳巳葬于漣川芝沙村甲向之原公風姿端凝靚若淑女在班行中威儀可觀其始爲儀賓也與諸駙馬赴召于禁苑時孟夏景淑

上御翠微亭特呼公至前使內侍授簡曰盍爲予賦詩公即寫一絕以進　上顧東宮謂詩意甚好催賜

以紙筆諸品乃令青平尉執筆口號以步其韻公詩有但將微悃效封人之語　上則和之以一堂少長是君臣日昃移筵于魚水堂觀諸臣投壺使中者受不中者拜仍令公偏覽其臺池鳥獸及其退出申命以秋後復招也蓋　上於　昭顯固篤因心之友推以愛公無間於諸駙馬而有優公之神檢又造次攄悃以當意肅成賡載之美盛際氣象有不容略其事也賜對纔閱月　上昇遐公攀號若不勝曰圖報無地矣語及必掩涕歷事　顯廟及　當宁眷隆而心愈小務在韜光保拙常曰詞章論議恐非儀賓之道

一味恪謹惟朝謁差遣毋怠退則閒然簾閣若畏四隣也公有至性其奔趙淑人喪水漿不入口者十日經歷公疾殆血指和藥以進前後居瘠幾不全猶有沒世之慕感動家人晩奉二尊人志物兩盡推爲傍治藹然慈惻之施恩均禮洽猶若未足也伯氏佐郞公嘗歎其躬行之篤相爲知已者深摯訓子以畢躬敦倫爲要至其顧言申申皆淵氷之戒又諭以夜朝常理蓋公於潘冶二祖嘗潛心遺事以象其賢又以族叔父玄江公爲師範得聞操存之要遇事必咨而沒行斯其所得力者歟玄江雅許以臭味不爽交作

墓表盛稱其恭和介確晰於是非其有所試矣夫孰
有間於其言哉公配封慶寧郡王母曰懿懷嬪姜氏
端莊貞靜少受小學書能通大義奉尊章事君子咸
得其道時出入禁闥禮敬備至服御簡儉大被 莊
烈 明聖二后所嘉愛先公六歲卒葬同兆異封後
因術人言并遷而合窆于舊墓上坐坤之阡育五男
四女男長彌明文科大司憲次彌英蔭仕至監察而
歿彌亨彌宏彌平及庶出男愼皆早歿女長李喜楠
次柳挺晉李秉成佐郎金致謙二庶女柳徵三宋秀
雍彌明無子以彌英子師洙爲後彌英男長卽師洙

生員次師游女八人申廸宋麟孫林象德校理餘幼
弼亨三女李時復李希聖權壽衡弼宏弼平俱無子
李喜楠無子柳挺晉一男儼生員李秉成一男四女
女長尹尚靖金致謙二男三女男長文行女長李剛
中公爵比正卿法應得謚歲辛卯始膺節惠之典夙
夜儆戒曰敬行善可紀曰憲銘曰
觀人大槩孝內忠外或以立揚或以弘濟有局于制
令用畢世所秉者敬仁義在中外物銀朱奚有於躬
公能爲是庶幾淑人濬南家學故自有源斤斤奉先
翼翼向君累朝攸眷巨儒曰賢斯善可徵余敢辭贅

最其端厚用質幽竁

鄭龜河墓誌銘并序

丈巖鄭公澔好古耽道多在山泉之間以育才爲事受其陶鑄而成就者有兒子二人長曰龜河聖則仲曰龍河載文載文嘗受業于余余固心許以百錬剛金矣於聖則只有一日之雅猶覩其㠊㠘如斷山而立談聲千古甚快人意蓋其期待之重不局以一鄉之善士也載文之不幸余實過時而悲今又哭聖則焉惜乎衰世未易得此等人物也聖則歿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某月某日葬于某丘其孤子彔爲載文後者

縗服造門以幽誌爲託余乃據其遺事掇要而論次之曰君爲人方直淳實學主爲已事親無違自怡色承意以至居瘠追遠一以忠慤而禮亦稱之推諸傍治莫不融徹居室處鄉則又秩然有節法其師權遂菴亟稱其賢同門有成達卿者南州良士也以篤行著聲而過宿聖則家深服其隣里薰德丈巖聞之喜而不寐信乎其順親獲友者也聖則自髫齔在丈巖側始諸離經辨志不煩提撕而有起予之助凡丈巖之出處論議莫不與聞而贊決蓋不止囊篋無漏而已夫人樂有賢父兄父兄於子弟亦豈不樂其賢乎

丈巖嘗效祈奚之薦于當路而有或尼之古道之不宜今有如是者噫以聖則之善而蘊而不顯未可謂非命也得年雖五十而士友猶以爲夭者豈不以其人之可惜歟聖則臨化不怛只以養親不終學無所聞爲恨斯可見誠深而志遠矣鄭氏系出迎日始祖諱某高麗平章事五代祖諱澈佐我 宣廟官至左議政號松江生諱宗溟擢魁科官府使生諱瀁成均生員有純行早世贈吏曹參議生諱慶演官監察贈吏曹參判生諱泌官別提有丈夫子四人長卽聖則也母黃氏昌原大姓學生瑜之女娶文化柳氏成均

生員畦之女有子四人長㬎有文行早歿在聖則歿後四日次卽㬎次棨次槃出後于從父昆河㬎一男一女㬎二男一女余嘗承丈巖命述叅議府君墓表發端以畸菴公詠語所以深致其悼惜也今丈巖之悲郞畸菴腸肚於以見鄭氏門中固多賢子弟有足尚也已銘曰

孝友剛直厥有從來學問修爲將以是恢道方事實孚于友師一二薰德里社知歸由無選造蘊莫之施埋爾巖巖伽葉之嵌昭之以銘嗚呼澹巖

三淵集卷之二十七

三淵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墓誌銘

仲父退憂先生墓誌銘
咸平縣監吳公墓誌銘
沈賢希墓誌銘
伯嫂貞敬夫人朴氏墓誌銘
孺人豐川任氏墓誌銘
淑夫人盧氏墓誌銘
淑人完山李氏墓誌銘
孺人咸平李氏墓誌銘

扶餘縣監趙公墓誌銘

姪女李氏婦墓誌銘

外孫女李氏壙誌

墓誌銘

仲父退憂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公姓金氏諱壽興字起之號退憂堂胄於高麗太師諱宣平太師佐麗祖破賊有功世祀古昌郡社古昌後爲安東子孫遂著籍焉入本朝有諱璠始居漢陽葬于楊州官平壤庶尹贈吏曹判書生諱生海信川郡守贈左贊成生諱克孝敦寧府都正贈領議政生諱尚寬長湍府使贈左贊成生兩子諱光爀承政院同副承旨贈領議政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贈領議

政同知公出後叔父左議政文正公諱尚憲而娶延安金氏牧使諱琜之女生三子仲郎公又出爲承旨公後妣曰光州金氏公生於丙寅十月二十六日八歲失侍文正公收置膝下幼端慤敏於奉引能爲文正公手足嘗侍篤疾致誠於扶護祈禱多人所不及餘力劬書藝業驟進文正公亟加稱奬庚辰文正公入瀋陽三年而出住龍灣公往侍受學及文正公復入瀋陽始歸于承旨公所承旨公嬰疾在牀委身於公自抑搔諸節以至帶衽匙筯公皆代爲運用晝夜不去側所居光州多童子觀遊之樂而一無門外迹

承旨公每對人稱其孝曰未嘗見如此兒尹公衡覺
來見而賢之歸以女戊子中司馬一等在太學以名
論見重　顯廟入學多士推公爲將命嘗倡議上疏
請於聖廟祭祀不用虜年號乙未四月擢春塘臺庭
試及第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丙申拜侍講院兼
說書進規于　世子勉以敏德懋學九月與先君並
登重試同覲同知公于淸風任所以承政院注書薦
入藝院拜檢閱仍錄玉堂南牀用重試恩陞成均館
典籍移兵曹佐郎又移弘文館副修撰因冬雷上疏
引文正公所嘗陳戒于　先朝者演而爲獻　上褒

以嘉言至論請解職讀書不許中考得遞除司僕寺
主簿兼備局郞廳復還修撰移司諫院獻納疏陳累
千言以三大憂爲說亦褒答麟坪大君之喪 上將
再臨公與同僚爭執不聽 上又欲越禮親祭公以
副校理申劄請寢而臺啓力爭以 國朝所未行爲
言天怒大激遂命速行打圍驅禽事以其載五禮儀
也公又諫以爲人君御下之道貴在誠實聖人治心
之法尤愼喜怒豈宜任數御物簸弄顚倒以惑遠近
之聽聆哉 上亦不聽兼西學教授選知製教移兵
曹正郞爲守禦與從事官復拜副校理旋移吏曹時

上委任尤齋宋先生擢爲冢宰公亦慨然以恢公道
清仕路爲己任己亥春上疏論廣取人才之道格於
廟議不行又請內需司公事必關由本曹以遵　祖
宗朝取法周官之本意　上不聽以御史廉問湖西
五月　孝廟升遐黨人洪汝河疏攻尤齋公亦不自
安中考遞職未幾同春宋先生入銓啓稟還授兼東
學教授陞正郎兼校書館校理明年差實錄廳郎廳
兼漢學教授又拜副校理疏陳十六條無非切於時
政者　上嘉納已陞應教以御史廉問湖南還應教
以實錄勞特陞通政出拜廣州府尹陳保障便宜八

條頗見採施州地既重且廣儲胥田井之政不勝浩繁而公信手裁決莫不中宜親舊關節書疏如山可施不可施一皆順應無倦必手自作答終身蓋如此同春聞而嘆曰不意某有如許度量時静觀李公讀書于天柱寺公拾朱墨相從懸燈論學所與期勉者深矣壬寅冬朝家行量田公躬莅不憚勞與均田使閔鼎重往復商定其則壤成賦俾皆均壹無偏民咸鼓舞到今誦德焉癸卯入拜大司諫尋移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副明年春還大司諫時　上開講於久廢之餘公遂上劄請益加振厲仍及用人變通之宜

復以一疏極論時弊一曰聽政漸倦二曰納諫漸怠
三曰民力漸困四曰人才漸乏五曰朝著漸壞六曰
文罔漸密七曰紀綱漸弛八曰風俗漸偷各條皆有
救弊而終眷眷於本原之意嘉納自後再爲兵曹參
議及同副左副還大司諫歷大司成由右承旨陞左
承旨以廟堂薦特拜京畿監司秩滿仍任轉漢城府
右尹移行都承旨丙午擢拜戶曹判書差永寧殿修
改都監 世子冊禮都監堂上兼都摠管明年以溫
幸扈駕勞陞正憲 上又幸溫泉以公爲整理使及
集祥殿修改堂上集祥殿即 東朝所御之宮也度

支務殷文書常苦積滯至是案牘如洗事大小綜理
得宜不瑣瑣鉤校而下莫能欺亦不役智於斂散而
國用贍裕績掩前後老吏所罕睹也自　上以爲能
而然公謹守管鑰雖進戒于　上者未嘗不在於節
儉而及有集祥役益勉以畏天災恤人言乃被筵臣
金萬重所論斥其擄公劄語大抵是掇去首尾而所
謂自請唐朱以塗柱亦無事實　上因公辭免纔纔
辨釋至引孟子横逆之說以解之仍頻降牌招引至
榻前而面諭勤懇公苦苦祈免退又請急辭章至八
九　上始令備局議啓遂許遞已拜議政府左叅贊

戊申二月丁同知公憂公於前歲以永寧賞格陞崇政至是以集祥勞加崇祿己酉得奇疾幾殆 上遣醫看救給藥物庚戌免喪拜知中樞府事移漢城府判尹左叅贊兼疏決廳堂上又拜捴戎使出爲江華留守入對陳九條弊瘼仍列變通之宜並允之辛亥夏入拜戶曹判書時値大殺 上屬意甚勤使遍其來疏批亦優異嘗論賑政於榻前有以區別飢民爲難者公曰今當以活人爲急務失穀爲細事聞者嘆其得體先是同春因疏論許積大忤 上旨至有黨同伐異之教至是病篤公上劄極言 先朝際遇之

隆顧卒其恩禮辭甚宛惻　上即命遣醫往救同春
疾癸丑春拜判義禁四月有　寧陵事而代先君爲
右議政奸黨積包禍心自己亥以後闖然抵巇者百
方而屢不售至是使靈林副令翼秀上言　寧陵有
石罅委罪於當初監董及前後奉審諸臣以爲不忠
於　先王先君亦在其中被奪職　上特以公代之
公連疏力辭時有旱災審理促公出仕公承命入對
更申前懇　上答曰當今無出卿右宜盡心國事五
月遷　陵議定兼揔護使黽勉行公又被翼秀所侵
政繼有張應一之疏謂公奉審不以實而詬詆　上

躬極悖慢公引咎乞解 上慰諭備至且曰予之誠孝無狀致有此言只自痛泣云時旱甚 新陵又定於驪州役巨路遠民力倍困公隨事殫智務歸於從簡省弊請停大内修理及主第諸役又請召致尤齋隨事問議仍令改撰 先王誌文且應一疏所謂不用水原者實李瀣等勳舊諸臣之議末後宋時烈乃言之此已非其主張況雖捨水原豈必用 寧陵而外人輒指爲宋時烈主之必欲因而加罪今應一疏亦此意也遂歷數其奸態甚悉公短小形軀精彩動人奏音響快若出金石意尤別白剴切故善回 上

聽 上於是乃悟曰讒人罔極古有是語使彼有言予之過也即宣別諭于尤齋旋拜左議政應一竟遠竄時羣壬狺狺者何 上俯仰以應一爲兆而至是頗落膽士林恃以爲重大司諫李翽論閔熙貪濁筵臣金萬重論許積之非君子 上震怒命遠竄以閔鼎重退在亦令削職公極力爭之金李得降定配正言成虎徵請還閔公命竄極邊公又陳白閔公心事仍及諫官之不當罪是時尤齋因寫誌來留舊 陵被國舅金佑明侵斥至曰人莫敢矯其非公入對言佑明 殿下私人時烈方外儒賢也若使儒賢因此

不安而退則豈不爲聖德累乎請於疏批別加慰諭
尤齋臨退上章以　山陵爲言並及國舅事大件
上旨公疏論曲折願賜批諭俾無疑阻而後因乞免
極言其疏批失當曰宋時烈今來未滿數月困於多
口而歸已非美事　聖上又於文字間顯示色辭有
若訶責者然臣恐日後奸人以是藉口添宋時烈罪
案用售傾陷之計抑聖慮未及乎此耶宋浚吉一進
章疏心事未白齋恨而沒今惟時烈獨存而　殿下
誠禮大不如前楚國髡鉗之戒豈宜出於　聖明世
也臣以宋時烈事前後陳達非止一再　聖上亦必

厭聽而自古爲國先務莫急於崇儒重道扶植士氣夫陰陽消長之幾實治亂存亡之攸繫爲人臣者何可不以此眷眷於 君父哉 上爲之開釋時 上激於尤齋論 山陵命置巳亥董石郞申命圭等于極刑公力救回聽得傳生議事有難平公之隨事軋旋類如此甲寅四月陞領議政於是 仁宣王后上賓而有都愼徵疏始 孝廟之喪尤齋議 大王大妃服制斷以朞年曰 昭顯爲嫡長而 大王大妃旣服三年則不當於 先王復爲三年斯不二斬之義乃引儀禮賈疏四種之說以體而不正當 先王

据疏義體者子也長子爲正體庶子則不正所謂庶子汎稱諸子也或言當爲三年時鄭相太和當事恐有爭端只據國制爲斷蓋通長庶爲朞者國制則然而然體而不正猶有尤齋說焉故一邊樂禍者箋解庶子爲妾子以尤齋爲貶薄 孝廟將奪嫡統也趙絅左袒之說與許穆建儲疏紛紛而出爲說益深而討益巧自 上燭其情狀隨發輒施罰矣至是又當議 大王大妃服制考諸國制則婦有長庶而服以朞大功爲差禮官始以朞年啓下矣見非於方外士論又以大功改入 上於榻前猝問 大王大妃服

制定以大功曲折安在仍以愼徽疏出示命公與諸
臣當日會議且令考己亥諸收議文書而屢交督責
或傳敎或引見勢益嚴急公只持一說以對曰己亥
所講定果從國制矣而大典五服條於子則通長庶
皆朞而於婦則長朞庶大功之有別而已亦無承統
則卽爲長子之文今番服制據大典只當爲大功
上曰大典無承統一款乃其未備處何不叅考古禮
而歸至當也公則對曰若以古禮則有體而不正之
說 先王之不得爲長子固也雖承大統倫序則有
定矣 上震怒曰卿等皆蒙 先王恩渥而敢以體

而不正斷爲今日之禮律可謂薄於 君厚於何地耶既又下教曰領相金壽興忘 先王附他論之罪決不可不正中道付處先是丙午柳世哲者亦以貶薄之說攻尤齋公以都承旨入侍 上出示其疏與冊子使公讀之逐條賜問公即一一箋解其於體而不正庶子非妾子之義剖辨尤晣 上即領會曰宋時烈不二斬之說主意固如是乎即命停舉世哲愼徵與世哲前後一說而討有售不售者時也公自入政府適値連歲方中之役再兼摠護獨當鞅掌一子死痘而不暇視蹇蹇以鞠躬盡瘁爲期至於 君德闕

失朝廷是非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又聞吳三桂起兵南方鄭錦據有海島天下事有不勝其憂者於是遂欲收合人才更革弊政除戎器固邊圉以爲內修外攘之圖者大費訏謨是時 上任公甚專公亦自謂其志可展而事乃大謬矣公出郊以有三司爭執不卽發八月 顯廟升遐兩司皆停論遂配關東之春川而時事遂大變矣乙卯春因疏決命放釋公乃還楊州墓下己未因宋尚敏事加罪尤齋禍網益急遂挈家入加平峽中結小屋以居焉公自謫居以來潛心經訓日以四子及朱子書爲功課隨有疑晦往

復質問于尤齋又取格言書揭窓壁以資警省後還
朝亦不廢佔畢以故發爲言論者該贍有根據盖於
語類得力尤多也庚申四月柟堅等謀叛事覺 上
首起先君於謫中拜爲首相公亦特命叙用拜領中
樞府事公陳情辭免批旨敦勉不得已承命赴謝仍
忝鞫事端陽請差祭 崇陵以伸至痛 上許之嘗
因疏决入對言帝王之學要在致知明理以辨邪正
是非而 君德成就則責在經筵請頻召儒臣講論
經史如 世宗朝故事又言端本出治之道正自朝
廷以及四方請於更化之初先張四維以勵一世仍

以紙牌有弊火田難禁屯田當罷等事條陳焉自後凡遇時節災異或仍事端陳戒責難不絶於章奏皆敬德誠民之要條件甚該亦不可悉載也是年冬以謝恩使赴北京翌年春復命時有吳始壽獄事而尹趾完意在曲護以日後是非爲說公與先君疏斥其非所當言尤齋嘗承召入城因李玄錫疏退歸臺諫請竄玄錫　上不聽因公劄論乃命玄錫配而尤齋更赴召矣癸亥尤齋請休致　上召公及他大臣議公力言不可許陳義甚重　上從之　上旣勉留尤齋又致朴公世采于朝蓋將聚精會神以圖隆治故

令原任大臣輪入經筵公亦仰體　上意頻數入侍凡所以左右啓沃贊成治道者靡不用力焉嘗因災獻戒曰此不過不覩不聞之中　殿下恐懼修省之道必有間斷而然也又曰今日弭災之策惟有聚會儒賢講究治道耳蓋賢者在朝則朝廷自尊昔漢廷公卿獨有汲黯一人而能折淮南之謀況當此時宋朴兩儒臣豈可使自爲去就也時尤齋必欲致仕玄石又因事遁歸故公言如此正言朴泰維上疏斥言宰相迎婦粧奩之資至踰千金傳者指爲公而發而千金之說大非其實然公受而爲過不復深辨亟上

章自劾仍乞退伏鄉里以畢餘年泰維父世堂覽公疏嘆曰如某公者可謂有量矣　上禱雨太廟公引疾不叅陳情待罪遂出金村　上特遣承旨敦諭者三使必偕來公不得已入城陳疏　上卽令引見宣諭款至仍問鄉久留畿邑其地農事如何公對曰若無風霜之災可期登熟而竊聞民情頗以久遠遺欠一時徵捧爲慮宋臣眞德秀所謂勿謂今年告稔而矜念民生常若凶荒之時者正　君上之所當體念也公又進曰臣在田野伏聞大臣以朝論潰裂有所陳達而處分者未知若是而果能鎭定乎臣意爲今

之道莫若自　上少無偏係只以大公至正之道臨
涖羣下當事則必明是非然後在下者其論議當否
自莫逃於聰明之下而私相愛憎之心自不敢售矣
是時右相金錫胄以趙持謙吳道一韓泰東等論議
乖激言而黜之或補外故公及之公在郊時嘗取眞
西山奏議抄其切於君德時政者十餘篇仍各付己
見於其下以備監戒至是具劄投進乙丑有尹拯事
拯自少師事尤齋而以其所述父碑不能滿望而積
憾成釁又以其父苟免於江都欲掩其累援栗谷李
先生相方却謂栗谷眞有入山之失論者斥以背師

誣賢則時輩靡然右拯詆侮頗及於尤齋公乃慨然陳達曰近來朝論乖激至於尹拯事而尤甚古語曰人惟求舊又曰詢茲黃髮今之老成無過於宋時烈而陽尊陰斥舉世皆然無道至此非細故也又曰若以拯直謂之誣辱先賢則渠必不服以爲元無妄發則非矣公自少以扶植儒林爲心毋論兩宋爲師範其他養望草野如安邦俊尹宣舉權諰之屬皆曾稱揚于　先朝在當時所欲旁招而同朝者拯亦其一而既背其師則公亦不容於不斥也丙寅上疏累千言極論時弊以及捴戎軍政變通之宜請以沿海五

六邑屬之江都使爲首尾掎角以備臨急捍禦蓋纔
有虜中嘖言王辱亦甚故公累以兵事陳白如此明
年春奉 太祖大王影幀往全州旣復命啓言湖西
失稔狀請於擧動所經各邑量減春稅民田之割入
道路者計其種歛而償之又湖西災邑湖南山郡退
捧大同以紓目前民憂幷從之 大王大妃違豫累
月公連在內局晝夜侍藥七月有宗杭事而代南九
萬爲領議政時杭恃寵憑奥意望非常國言頗喧藉
朴公世采以冢宰造朝乃進袖劄于榻前首言杭待
遇過偏大忤 上意至目以一怪物領相南九萬與

右相呂聖齊因請對辨白引栴楨事語觸天怒並竄
絕塞而左相趙師錫在外未至故 上謂國不可一
日無相命公速出公連劄祈免敦勉益至仍命牌招
不得已拜命請對自陳才分精力決不可承當而仍
力救南呂二相又言諫院批有人面獸心之教昔宋
帝譴訶羣臣有奴詬豕叱語朱子在上藍寺聞之大
加憂傷明燭不寐乃作書於時宰責以不能規諫今
殿下此舉不幸近之抑又有大者朴世采讀書守
志素有重名自 上以禮召致而乃目以一怪物此
則有甚於獸心之云辭令之間恐不當如是也 上

卽許改之公又曰以臣一言卽改批旨臣誠感激但
雷霆之下百物摧壓國事將無以收拾更願 聖上
平心深念一以寬裕爲務焉公在直中嘔血猝劇
上命還家調治公旣出又大嘔昏窒 上連遣御醫
持藥物看救公連上五箚辭相職及兼帶皆不許病
中箚申前日筵白之未究者極其懇叩八月 大王
大妃上賓 上積傷於侍藥而創鉅益凜凜公力疾
請對泣陳從權之懇得蒙允冬因災異乞免兼帶懲
窒之道一日命招與左相入言兩相及朴公事 上
久不答最後有嚴教公惶恐退出與左相聯名待罪

十月　王子誕生公進曰臣待罪內局今已三年日夜祈祝思見高禖之慶今聞王子誕生喜幸何極仍言小兒將護之道及擇乳母事及巳巳正月王子定名號而有柳緯漢疏一日　上命召大臣六卿三司長官引見教曰國本未定國勢單弱時事艱虞民心靡係卽今莫大之討不在他矣若其遲徊觀望敢有異意者納官退去可也羣臣皆愕莫曉　上旨所在公始頗逡廵　上教再及而後對曰蓋自王子始生後擧國臣民莫不懽忭前頭若無　正宮螽斯之慶則國本歸於何地乎但今者王子生纔數月而遽定

名號似未免爲汲汲且古人於太子惟以教養成就爲先務未聞以名號爲急也若王子衆多之時則或立長或擇賢而今日只有一王子德器成就之後國本終何歸乎遂引　宣廟朝事爲喩　上曰宗社大計不在多言定名號事分付舉行公旣退縞漢者投疏攻公前日獻賀爲塞責且以不先請建儲爲罪至曰旣定之後尚有不服之心其爲誣極凶公陳劄待罪　上特遣承旨優批慰諭翌日命卜相公承牌赴闕　上卽賜對諭以縞漢疏意之凶慘與上下情志之貫相孚所以慰勉者備至公退更陳情乞免　上

又温批答之公自庚申造朝以後毋論秉勻與否凡
有所懷或面奏或劄陳無非政理時務所宜革弊振
頹者而要歸於純心用賢故前後語及於尤齋十居
七八嘗請刊行其所註朱子書矣至是又言 孝廟
所與時烈密勿謀猷者前後御札在時烈所藏之深
山不以示人若使此事泯沒無傳則 聖祖奮大義
經營之志將無以垂耀後世矣乞命取進以備 睿
覽命補國史之闕 上俾遣史官取來而未及焉二
月初二日命招公卜相會尤齋疏論建儲事 上震
怒命削黜之公承牌未敢進特 命遞罷政院及三

司諸官 上以一筆抹去特起一番人盡塡其代而
朝廷變矣公卽日出城待命於金村睦來善金德遠
等皆以特 旨入相尤齋首被臺論謫耽羅繼有兩
司合啓公配長鬐先君得珍島時逮捕四出火色甚
急人皆重足褫魄然公言笑自若夷然若無事時金
吾郎至卽發行不留一刻家人上下擧皆號哭而公
視之如無見也到配樂其土俗安之如素居焉始公
蒼黃就途未得與先君訣別只寄一書以勉曰平生
學道眞實義不與生死俱存亡乃東坡與子由詩也
自長鬐有書入島中滿紙縷悉亦處坎安土之意及

先君被後命亦有訣書而公病危篤家人恐其驚動
而未達自　中宮之廢以至尤齋被禍並皆閟之公
每問先君安否其抵伯父書至引蹈海淸光與子分
之句如見京客輒問尤齋海外消息及冬末病稍間
似若有隱約領會者遂不復更問但時時向壁自語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仍欷唏太息至庚午秋病又
加劇一日謂家人曰夜夢與季君具公服共朝　孝
廟此何兆也豈吾其殆乎竟以十月十二日告終于
縣城村舍嗚呼痛哉享年六十五子昌說先以病尋
醫上京獨夫人與庶弟一人在側僅成含歛遂以柩

返于楊州之金村用翌年辛未正月十二日葬于栗
北承旨公墓下因壙有災以同年九月十九日改窆
于金村丙向之原亦先兆也後三年甲戌四月　上
始悔悟命復公官爵遣官致祭尤齋與先君並次第
伸雪而　坤宮亦正位如初云夫人南原尹氏父郎
牧使衡覺也仁明有達識諧和屬人勉夫子以名節
處困安命無嗟怨色蓋自幼博涉書史乃其所資也
後公十九年而沒丙戌十一月初六日合祔生二男
五女昌烈八歲夭昌說郡守女縣令洪澤普郡守宋
光涑承旨李喜朝叅判李晩成郡守李聖佐昌說娶

判書吳斗寅女生四男三女男元謙亨謙早夭利謙
貞謙女李梅臣權援愼世東洪澤普二男三女男得
壽得福女趙明彬徐命倫尹洚宋光涑三男三女男
徵喬徵履徵啓女朴弼禹李宇夏李道善李喜朝一
男二女男亮臣女金鎭岳金東鉉李晩成一男一女
男絿女金星澤李聖佐四女徐命遠安錫憲具景勳
沈璞內外孫曾幷六十餘人公資性簡靖器度寬平
果於剖斷於事無畱難遇物坦然不設町畦爲疑礙
易直和順之意一貫於公私酬應之中罕見有皺眉
色大抵事往則已人來斯受其於情僞幾微或未逆

賭而以較一切辨覈者類則功利所及獨有餘裕以
是前後所涖如坐大府管諸衛及一時所監董者皆
事舉其綱人樂其便久則民皆歌頌之眞所謂在家
無怨在邦無怨而若其眷眷畜君之悃休休有容之
度常恐褻職之有闕草野之遺賢無隱無猜可質神
明是宜孚協上下永綏和平之福而終乃舛戾者何
哉竊惟夫受訓家庭惟扶陽抑陰之是聞不知有避
害擇利之事講自天倫質于朱子至老相砥礪者惟
此道理而已又其所慕用者自是大儒規模白直少
巧變故吾所扶翊而捍衛之上告下喩觸觸節費心適

足以叢怨乎身況莫艱者時百爾嶮巇東西水火之極又生戈戟于閱墻于其臲𦤎撼撞之中獨仗孤忠無復所謂機關權數可以籠世而周身者則亦何怪其及也蓋公所自矢者休戚則邦家與同屈伸則儒賢與同禍福則一付諸天畢竟受敗於斁倫之初駢禍於殉道之賢亦不復有怨天之意夫何求哉求是而已以是竊獻于 先王先祖嗚呼豈非所謂致命遂志者歟後有君子讀公遺事而論其世焉則其所勤懇於章奏間者即心事本末見矣小子於此亦何敢猥有揄揚哉謹爲之銘曰

粤我文祖行爲世則有訓于庭好是正直公則欽承繹于怡偲家以是履朝以是持求我同方尤老亦師匪尤之師考亭是依衛道補袞謇謇在斯囊封幄奏實罄肝脾隨時謨猷粗迹施爲碑于萬口衛卒街兒險途屈曲百變　三朝身老屈伸道驟長消不疾者心禍福則天彼哉呂范誓矣自全蜮伺梟肆職競爲罔畢竟顛沛我罪伊何翊賢爲祟體國爲病靈脩之故指天爲正沉沉嶺海烱烱泉塗一心似血同氣之孚斯忠斯寃穹壤昌極小子納銘血漬幽石

咸平縣監吳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以翼字子舒系出羅州遠祖諱偃及季眞俱在
麗朝爲中郎將入我朝至　世祖時有諱自治討李
施愛策功封羅城君贈吏曹判書謚襄平公生諱世
勳當平府使贈左贊成生諱源漢城庶尹贈戶曹參
議生諱彥彪有隱德拜禮賓叅奉不就生諱希道以
文學德行負望于世登謁聖科拜藝文檢閱而卒贈
都承旨娶順天金氏生五子公其第三也以萬曆戊
午生出後于季父忠義衛諱希有府君母曰靈光丁
氏甫三歲養于羅州道林即忠義衛第也內翰公嘗
騎白馬來往來輒牽衣不離膝下告于丁夫人曰白

馬客爲誰而來則我心喜去則我心悲人皆異之知其孝性出天也七歲聞父執林承旨埬近住自請往謁林公見而賞之曰此兒英睿內翰不死也傍有一客作戲語公正色曰長老教誨小兒可也令戲之何也其人動容稱奇稍長文詞橫逸就場屋輒屈曹偶丙戌中司馬壬辰擢文科即隷于承文院正字遷承政院注書遭內艱歸鄉服闋復以注書入侍記注贍敏政院諸公交口稱贊將薦入翰苑有一宰曰父子連秉史筆古今所罕恐有災眚遂不果薦例陞成均館典籍俄遷禮曹佐郞改兵曹兼知製教丁酉爲養

乞外爲咸平縣監政用嚴恕約已裕民積瘼爲之一
洗然公雅好靜便不欲淹於劇地御史之來圖遞而
歸咸人立石紀德民有持曲而健訟者嘗被刑杖去
上書構誣公公不欲久繫以貽親憂卽引伏配楚山
夷然不介意時己亥　孝廟升遐公自縣中北望號
慟作感君恩十首以寓哀慕明年放還築書室巖壑
間顏以息齋自號石門居士遂决終焉之計公端亮
峻潔有特操雖嘗不廢擧業而猶誦習性理書以培
心地蓋向裏務本之意爲多致隆所後而盡愛乎本
生孝思融徹於養生追遠之際殆無餘憾父事長兄

哭死如不欲生以至撫恤孤孀皆加人數等凡以身
教者不出乎孝弟勤儉而切禁其侈服傲態閨門之
內肅如也謹於辭受不苟爲交際見人不善欲唾其
面雖在大官勢人不稍爲腊韋仕途之枳蓋亦由此
云嘗遣子侄受業于尤齋宋先生而戒之曰要作好
人耳科名乃外物也臨歿亦以此顧語留詩一絕而
終斯可見其志之所存矣公卒于丙午三月七日享
年四十九以其年五月日葬于同福先塋之側後以
宅兆不利移葬于任實新院洞丙向之原夫人南陽
洪氏　昌陵叅奉贈左承旨致慶之女塞淵有懿度

能以寬忍諧屬人又能黽勉有無使公忘貧後公二十六年以辛未七月二十一日卒享年七十九以其年九月日祔左生二男三女男長朋錫通德郎次玄錫生員女適士人林沇李夏著生員林㴨側出男信錫女李應玄朋錫四男一女男曰大始大健大成大夏女尹美商玄錫四男二女男曰大斌大勛生員大濬參奉大運女林葂邊致廸信錫一男大淑內外孫曾捴百人銘曰

湖南之産竹箭擅聲物不獨當人挺其英善中之剛氷雪爲腸肅其內治應世也方名途責趾自待不輕

百里小試未甘循良赫赫之家背枯趨榮藐視其巍若浼吾清鴻不得桷返于冥冥石門之息耽道味長未老孰惕未攄孰藏可則者志亦豈其卿余懼沉泯昭以斯銘

沈賢希墓誌銘 并序

京南十里曰龍山江有梧灘沈公之亭沈公以詩禮飭子孫其曾孫賢希氷玉其貌心亦如之愛親不離側出門時少旣沒而人無知者其父母以是爲沉痛煩寃益甚母洪氏寔泛翁之女使姨姪李一源介傳悲苦之辭要余一言以揚其孝噫余文拙矣其何能

壽賢希乎顧此衷腸惻怛則偏重遂爲之說曰人於
父母渾然一身耳若論其分合終始則斷臍而形離
免懷而處別就塾而稍遠以至娶婦居室而物有所
誘情有所奪於是本心之仁日益壞碎不顧其所由
來其異於犢也豚也去乳而忘其母者幾希嗚呼人
獸之分其亦微矣余故曰天下無不慈之物未有盡
孝之子誠使爲孝者半於其慈則庶免爲豚犢之歸
人而得孝之稱其亦難矣若賢希者其獨保純素不
失其本心之天者乎蓋生世廿七婉變膝下承之以
怡色衷聲如一日焉是長而猶幼稚也又於扇枕調

饍之外勾幹其閫内百務以至薪瞀細碎使病親忘勞而適意是男而處子也及其上治之篤使王父母視若手足則其孝愈隆嘗入棘闈以同事者有臨年二老讓其便宜而已後焉此亦孝之推也自此以往百行其達四海其凖仁不可勝用而其始則不爲物誘不以情奪而終全其本心耳孝不愧慈慈不忘孝宛轉於幽明之間者有足悲焉其又何間於家人所云云哉梧灘公名攸官副提學生漢柱漢柱生鳳輝即賢希之三世也泛翁名桂國官禮曹叅議妻李氏生一女幼方娠未知其男女將以丁酉二月某日葬

于黔陽先兆余於一源之託不忍拒焉誠以洪夫人至哀無理可塞若將待此而有瘳焉者故遂作壙誌以貽之銘曰

生而悅其親親安其傍死而哀其親親欲偕亡慈以孝切悲因慈長孝兮慈兮悲有根兮號天不得乞文於人庶乎百世知汝爲仁

伯嫂貞敬夫人朴氏墓誌銘 并序

我伯氏議政公之配貞敬夫人朴氏系出潘南世所稱潘南先生諱尚衷寔其先祖也曾祖諱東彦司僕寺正贈吏曹叅判祖諱濆司憲府大司憲考諱世楠

贈吏曹叅判妣全義李氏吏曹叅判止菴公諱行進之女北兵使贈領議政淸江公諱濟臣之四世孫也夫人以崇禎丙戌五月九日生生五歲而孤長于外氏止菴公常置膝語人曰此兒有異相使其男也豈不爲上相元帥哉十六歸于我金氏四德旣該六親交賀先考簡莊少可先妣嚴察難媚而終始以夫人爲甚宜先妣積淹牀茲開戶日少凡所以代蠱視饋冢婦之職責尤重及遭大禍以來未堪多難則夫人心力於是殫盡荩蹇蹇匪躬爲金氏盡瘁之婦者幾五十年疾旣殆使具含歛怡然笑語若治任卽路者

然乃以丙申十二月六日終堂享年七十一夫人頎
身嵬顏雙眼鏡懸表裏洞豁貌如其心有大度泛愛
無畛域常以普濟爲意意有所向雖傾囷倒廩無所
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急人婚喪副求若飢渴
前後所賴以辦事者甚多然勞而不伐施而能忘其
爲德量如此事舅姑服勞盡誠尤見於存亡顛沛之
際在永峽荒寒窮酷無復生理先考下室之饋至貢
京第以繼絕先妣於事不苟尤致謹苾芬魚肉少不
鮮卽不用又不欲房闥間執爨夫人能先意周旋雖
夏潦多阻而市物流通得不後時身則徹夜寒廳飯

不舉匙者數然或命令嚴急加以督責亦應以百順一不見於色每感先考眷愛終身哀慕常道侍食於先舅先舅知所嗜也必舍羹與之未嘗不嗚咽流涕先考在海島寄告訣書謹藏諸篋及喪以治命殉身也噫夫人德懿之備斯爲其最若其才藝優長自縫紉酒漿之能與夫强記證事札翰如神件件絕人至於事在斜室泉所遲回者造次揮霍如竹破河決而尊章所欲爲言出卽行不終時而告功先妣嘗以爲大快若然者百人分之足爲轡珥之傑而獨未嘗以巳長格物與娣姒通融做事見有未逮常爲之掩失

護拙六姓之聚室無空虛其酸醎緩急氣味不齊而一皆包納泯然無底蓋齟齬以及內外親黨莫不輸心竭懽無復物我間隔閭政寬簡不用猜防苛嚴使婢僕人人自在竊嘗覵氣象範圍宏大坦蕩非衰世所可有而其仁厚薰蒸充諸堂奧者又足導祥培祉以垂衍裕于後嗣有未艾也猗歟盛哉我金望於安東以高麗太師諱宣平爲始祖先考諱壽恒官領議政先妣安定羅氏伯氏名昌集時爲左議政夢窩其號也夫人產男女凡十餘多不育惟二男二女長成男濟謙進士僉正好謙出爲從叔昌肅之後早歿女

閔啓洙縣監閔昌洙生員叅奉濟謙五男三女男省行峻行爲好謙後元行亦出後從叔崇謙餘幼閔啓洙一男二女男幼女趙謙彬進士鄭志翼閔昌洙一男二女俱幼伯氏以先山兆盡使濟謙往卜長湍亭子浦官寺洞卯向之原遂以丁酉二月十七日葬夫人將窆命昌翕爲誌銘曰

潛南之朴有此碩人歸于我金以德持門憂樂與人不于其身旣勤而惕于湍之濵納銘厚夜嗚呼其仁

孺人豐川任氏墓誌銘 并序

任君由夏字景華與余同贅于慶州李氏而耿介好

古未究志業而天余甚惜之其女爲金上舍壽鏶婦者雖不學書行叶矩度允矣肖其父而又早歿嗚呼惜哉壽鏶靜者也氣味之融實在於琴瑟㒵鴈存則相待如賓歿則若失良友曰無復箴我闕也蓋過時而悼愈甚於是纘排其行懿凡數十條以求幽誌于余余未能悉書乃舉其最温而能直簡而無傲不設畦畛不爲粉飾以悅人蓋表裏瑩潔天然閒靖人也早孤能致哀如成人敬遵母訓未嘗作驕騃態篤愛一弟隨事提誨茝蘭之珍貴者推與其婦而取其劣歸安舅姑之側不以甚疾懈定省竭忠滫瀡深得其

懽自治壼務則井井如也歲庚寅洛下騷屑孺人能割偏母之愛而從夫于湖中遂以疾亡未有血胤其尤可哀也已孺人生甲子六月十九日歿于辛卯四月十日以其六月葬于交河新浦坐巽之原景華父鎭元牧使大父奎監司實爲豐川大姓壽鏶父命圭都事大父曛縣令系出光山云銘曰

性之竫克肖其父行之醇惟順乎其母歸不敢操以孝成婦年一何短善則具有媲美圖史竹竿之女

淑夫人盧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盧氏系出慶州曾祖諱銓通德郞祖八元進

古未究志業而夭余甚惜之其女爲金上舍壽鏶婦者雖不學書行叶矩度允矣肖其父而又早歿嗚呼惜哉壽鏶靜者也氣味之融實在於琴瑟鳧鴈存則相待如賓歿則若失良友曰無復箴我闕也蓋過時而悼愈甚於是纘排其行懿凡數十條以求幽誌于余余未能悉書乃舉其最溫而能直簡而無傲不設畦畛不爲粉飾以悅人蓋表裏瑩潔天然閒靖人也早孤能致哀如成人敬遵母訓未嘗作驕騃態篤愛一弟隨事提誨茝蘭之珍貴者推與其婦而取其劣歸安舅姑之側不以甚疾懈定省竭忠滫瀡深得其

懽自治壹務則井井如也歲庚寅洛下騷屑孺人能割偏母之愛而從夫于湖中遂以疾亡未有血胤其尤可哀也已孺人生甲子六月十九日歿于辛卯四月十日以其六月葬于交河新浦坐巽之原景華父鎭元牧使大父奎監司實爲豐川大姓壽鏶父命圭都事大父驥縣令系出光山云銘曰

性之靖克肖其父行之醇惟順乎其母歸不敢操以孝成婦年一何短善則具有媿美圖史竹竿之女

淑夫人盧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盧氏系出慶州曾祖諱銓通德郎祖八元進

士考諱協府使毋平澤林氏以崇禎二十年丁亥九月十二日生夫人十五歸于安東金氏爲觀察使諱盛廸之配觀察公剛方鮮可趣操之協獨在伉儷至於公私制事截然有墻壁夫人之佐之也無遺德公嘗在玉堂憤後宮毋僭乘甚憲官使碎其轎吏以此被戮公抗疏斥 上過曰殿下罪憲吏是罪先王之法時 上怒疾於雷霆而公不爲擢壓夫人則夷然治遠謫行幸免大何矣偕歸湖莊欣然以十畝爲樂若將終身此其配德之大者高人數等在法可以銘者也所後子時淨來求墓誌于余狀是從姪時保所

撰厥辭煒煒事該而懿著顧余何所裁哉然舉要而
最之夫人端靖寡言笑幼遇親疾能煎泣祈天仁孝
之得天如此歸而族大門高舅德山公上奉大碩人
沈氏簪珥滿前而獨稱夫人爲佳婦及舅歿姑老益
致其忠養忘身飢寒而爲之百里間日之伻輒有滫
瀡伻書姑所待哺嬰兒若也姑歿叔幼慈覆若母至
取配猶不分產旣俱沒矣又鞠其子擇師擇婦俾有
成立自餘修睦宗黨致慤外祀一以體觀察公至心
焉其視所後子恩若己出在夫人未爲盛節而即此
求誌之勤每進泫臉亦知有難報之德考其所處於

三從之間者殆無餘憾矣觀察公雅好讀書兀然終
日不以家務綴意而人見其餐潔衣鮮緊夫人經紀
是賴然於本分之外一毫無苟前後隨典數邑未嘗
以脂膏自潤斯亦難矣若其莊以自持穆於接物貞
淑之致不以幼老貳操允爲皇辟之彊輔者狀文於
此蓋亦三致意而余所欲不上書者也夫人以癸巳
正月三十日卒享年六十七後觀察公十五年矣祔
葬于公州鷄谷某向之原實同年某月某日也德山
公諱壽民以孝旌閭實文忠公僊源先生之孫觀察
公兄郡守公諱盛達卽時淨本生父也時淨凡三娶

初室宋氏次朴氏次李氏有二女朴李出夫人生四女長趙緝次曹命衡次李玄輔次進士宋必兼銘曰

閨壼論德以順爲至觀其所配處有難易剛以承剛不苟於隨是謂克順夫人以之如薑和桂若石摩金氣味攸入相濟者深斬斬内外一律是守約不皺眉豐不放手文駟匪煒素沙匪飾氷蔘畢身襦不裏帛不隕厥徽其祔也寧琢辭玄石匹美是銘

淑人完山李氏墓誌銘 并序

吾友趙定而喪其繼配李淑人于江西官舍年乂而悼益深既纘排其行實屬諸昌翕使誌其墓而申申

其督又年久而悲益切甚矣其篤於牉合之義也噫人生此苦十居七八昌翕亦其一二耳相體者深竊謂定而之所爲悼非以奉倩情勝抑亦聖俞之於謝氏心服其賢者歟嗟呼世無歐陽子矣不文如昌翕其何能盡情發揮以不朽李淑人乎蓋將待神完筆遒圖所副塞焉則定而之急切若不能於須臾及至千里追逐於瑞石竹樹之間歌酒笑傲萬緣皆空而卒發歔欷乃在李淑人誦述其懿又狀文之所未周則賢哉是婦足令傑夫心死也余不忍復爲淹延遂按狀而次之淑人籍分璿系曾祖諱敬輿謚文貞官領

議政王考諱敏章牧使贈叅判父名晋命令　宗廟
令定而名正萬令官綾州牧使趙氏嘉林大姓叅判
號竹陰諱希逸近水軒諱錫馨郡守諱景望即其三
世也淑人慈良端靖以敏慧自在稚年即事了了
善體長者之意十六歸趙氏事舅郡守公及姑柳氏
一以婉嫕而曲中其幾微所在大得仁明之稱淑人
一女於其親嫁猶戀戀奉母柳氏及外王母宋氏就
近舅家累年連墻而居通融無纖毫齟齬益知其得
意於二尊人也及荐遭二尊人喪凡送終居憂靡不
用極又以夫子難保竭意奉藥食矣間治衣衾若爲

歲月之制者慮無不周今定而所加體太半是舊儀攸貯也每言其積勞祟疾輒隕涕定而與朋友輸寫任情蓋聞其牀笫燕言淑人之規警居多亦勸定而使息迹公車曰君子妙齡以詞翰鳴世藉甚名不可多取而福亦難全咼若早謝榮路以冀延筭於沉屈乎其性識之明能不囿於閨房如此其在江西謹守簾閾不以一絲累廉政臨沒以剥民家於喪爲戒其言甚悲吏民爲之感泣訓子有方其矯輕警惰若隨證發藥至論擇交之道以爲華而柔未若朴而直從違之間損益可見其言後皆驗此則男子讀書多者

有不及矣居常莊敬自持夙興治事不以羸弱弛律兒女亦無敢晏起其閫政不苟斯可知已蓋淑人之善不可勝書余則删繁掇最以爲如是足矣然其咨嗟惋惜之意實在言外定而當自得之其於滯思之萬一果能少瘳乎哉淑人生於癸卯十一月十九日歿於甲申八月三十日享年四十二以十月某日葬于坡州惠陰甲向之原從先兆也元配洪氏有一女適都事李義鎮男明斗進士明翼生員明奎明箕女適尹濮李德賢鄭弘祥(玉)尚魯皆淑人出也銘曰

周于四德順夫一人靡有不宜宜勞于神室家儼然

見女滿中胡逝之亟結恨無窮不揚其徽㫖以塞恫
故人之惻納詩玄宮

孺人咸平李氏墓誌銘并序

慈教堂俞公以孝嚴治家略見於余文矣所嘗上手
聽訓於堂下者曰孺人李氏即長子參奉廣基之婦
也孺人旣秉順德而以無年未終舅姑之養爲臨歿
恨顧憐四男子毛𦒘未齊撫之而逝此參奉君之所
永悼未忍沉泯于土中者也孺人系出咸平父華相
通德郎母坡平尹氏郡守弼殷其考也通德以耻菴
次子出爲族父之鎭後即龍溪處士榮元之孫也耻

菴諱之濂以學行舉幽逸坐介特不大顯官止青山縣監孺人幼聰慧在耻菴膝下受內則女誡旣歸善事尊章克遵儀法王姑宋夫人甚宜之代幹閫政不使須臾去側慈教堂亦得以弭慮凊温焉其佐夫子雖壹意卑愼而燕私之談規箴居多諸子旣免懷誨束不弛教婦初來亦戒以勿寶珠貝嚴訓所未逮也其處妯娌脗然無底蓋之隙而諧和屬人靡不孚悅性又喜施與人通有無或以窘告至傾盎篋以副之雖資身之物無秋毫顧惜蓋旣歿而親疎同涕踰時而不衰歿之時即庚寅閏七月二十八日距其生甲

寅得年三十七從葬于楊州先塋四子曰彥鐸彥鎰彥銓彥鍗彥銓爲余孫女婿從學于華岳之陰持其家大人所爲狀願得一言以誌壙余則辭以衰落而其懇彌哀至舉賤跡之過車嶺所辦鷄黍出自孺人手而汪然涕出噫昔也張范之好今則朱陳通家誼分所在其不可以再辭矣遂爲之銘曰

媛惟李氏逸士之孫穆爾素質詩禮是聞棋栗蘋藻會以斯文惟慈教堂展也嚴君威如之承孌孌晨昏敬其所尊仁孝周全忠于佐夫古道以敦婉婉衽席彊輔在焉贈來問順若忘己貧裕乎爲仁短乎其年

雖則無年美實斯存維昔王姑待以安身曰是婦賢
其昌俞門失哺煢煢勝冠兟兟豈容荒茀車嶺之原
維祉在後質于幽珉

扶餘縣監趙公墓誌銘 并序

拙齋趙公有嚴兄曰一峰余嘗叙其遺集奉贊以淵
博識時務矣君即一峰公之第三子諱正緒字繼之
其聰明俊爽善思能辯固得之胚胎而又絕慈良恬
雅在泉克和見不善輒規飭一以坦直無疑礙行之
至遇紛華波蕩人所放過處介然不苟君之母夫人
曰清風金氏考諱佐明官兵曹判書贈領議政弟郎

清城府院君錫冑也君自十歲養於舅家食息朱門之内而玉雪自持不爲豪習所薫及經患難見黄夫人孤子盡誠奉衛無間慈侍所不與者理財御下耳至書冊玩好夫人一任取去而終不肯焉其心事如此君文藝夙成而厄于公車甲申始蔭補童蒙教官悉心提督蒙求雲集臺官駁怠職者擧君名以厲之陞遷典牲署主簿勤檢養飼致茁長效轉掌隸院司評出爲全義縣監以縣小民疲務在蘇困自約已始其儉出薄入具有條法不容纖毫滲漏而所持大體則歸於寬裕也爲田政簡而不擾盈縮視災實使公

私兩利常爲諸邑最人有問之者則曰田政不難去二盜而已主守也該吏也屢捐俸餘償貧民逋糴棒稅海倉則斗量無濫皆實心爲之獨耻衛才㬥惠以沽赫赫譽也政成受褒以一鞭馳歸邑民遮留不得追頌其仁廉焉入爲司䆃寺主簿益著勤恪移義禁府都事翊衛司翊衛皆以嫌遞甲午除扶餘縣監其治一如前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卒于官享年五十一附身無一襲衣僅以棺返以明年二月十九日葬于楊州吉莊里坐乾之原君敏於記覽苞綜甚博論事善劈畫故多慷慨所繹過庭之聞與兄弟相磨礱

莫不在民憂國計常以破朋黨崇節儉行戶布三者爲君德時務之要而蔽以一言曰惟誠可以行之其在全以差員上京 引見于便殿 上問及縣之疵瘼輒以内奴亡者徵貢隣族事陳白得蒙蕩滌則遂欲畢攄所懷如一峰公故事而旋念蔭仕非別薦比逡廵而退終身以爲恨即此可知其胸中伊鬱矣一峰公治家甚嚴君自幼匪懈解衣日少孝謹疏節有難勝舉而平生所自待與問學大致蓋不欲爲小人儒若其蕭然無欲不以軒冕嬰懷每風花雪月閉門獨哦暢之以大筆臨池豈拙齋觀物之餘意耶君系

出嘉林始祖諱天仕赫高麗封嘉林伯入我 朝連
六代以文科進至雲江公諱瑗益章徹官承政院承
旨贈吏曹判書大提學生諱希進掌樂院正贈承政
院承旨出後族父贈左通禮諱璘是 成宗朝名臣
侍講院輔德贈都承旨諱之瑞之曾孫生諱時馨麻
田郡守生諱顯期即一峰公也官止仁川府使君娶
安東金氏牧使諱盛最之女生三男一女男明震奉
事明履生員明健女進士魚錫胤余與君不惟通家
之好實有象賢之慕重惜其志業未究乃爲之銘曰
嘉林之門觸目琳琅君於其間蘊藉自將斂其鋒鍔

依乎繩墨于內于外一以精白薄言施爲民歌其德才非止此所試者微壽又不永奚養之遑寂寥遺後濃翰豪詩馬江之迹故自見奇神期若存未替長埋我惜其人曷云昭之納銘幽竁聊用寓悲

姪女李氏婦墓誌銘 并序

孺人安東金氏寔吾第五弟昌緝敬明之女先君領議政諱壽恒之孫母曰南陽洪氏縣令處宇之女而歸于完山李氏爲學生望之之婦望之之父觀命官吏曹叅判祖敏叙吏曹判書世所稱西河公也孺人生於庚申歿於庚辰得年僅二十一以其年五月某

日葬于抱川雙谷西河公墓趾後二年其夭沒以孺
人移祔于高陽城山又五年辛卯二月二十三日遷
窆于交河某向之原卽其姑張夫人兆次也孺人質
厚貌豐外遲而內敏性又專靜有條理凡於女工治
絨縷納酒漿皆不習而利其處心應物不見有畦畛
事祖父母誠意純至視父母無少間焉始在孩抱先
君撫之而稱有意識纔齔在先妣側視出納代筆札
靡不當意十歲遭已巳禍變能助長者悲哀朔望饋
奠必隨參無闕先妣之在楊山墓下積毀阽殆以血
泣爲日吾兄弟念無以寬其意各率所生以迭侍孺

人則隨父在傍之日偏父先妣安之日被呵而色愈和者惟此女爲然間承指使或至命令嚴急雖長者亦不免頸赤而孺人夷然不改度益進其婉愉余嘗心服其量以爲可師而先妣每稱以德女福婦既歸而果得舅姑心以至內外屬人及媵御婢僕靡不諧和視其哭死而哀過時而猶思可徵其純心所孚也以其心德宜受百順之報而若是其夭促實余之所大怪而抑先妣倫鑑不爽於稱德而獨不驗諸福何也豈家禍之烈乃使神理回舛而然耶嗚呼其不可推矣孺人幼受書于其父頗知有道理恬靜寡求不

義之求覩之若浼於時肖衣皮之佈丁八婁妻七十作事舅姑例多夸外厚文而獨不欲强心徇俗而爲之凡其識守之端豈非有得於庭訓而然哉葢孺人旣歿而敬明有所纉述以請幽誌于仲氏仲氏旣諾而歿嗚呼家有劉向而未蒙壼彝之收是亦亡者之窮也若余承乏之而爲之無足爲有無又坐淹遲文成於敬明身後凡其詳略疎密亦無由質諸冥冥至是而余腸益裂矣孺人生一男未育其歿以孽厄所生女今未笄云銘曰

宜壽宜福理則旣忒父母之願歸于安魄再遷而固

萬古其宅

外孫女李氏壙誌

哀我外孫李氏女可惜可悼又可念秀慧姿性洞澈表裏豈非以玉映閨房而兼林下風氣者耶雖未讀女誡倣圖史而孝友婉嫕之實闇與之合矣乃獨從諺記稗說覽古人奇節偉行於忠臣烈士之可尚者願爲之執鞭其視蓖蘭珠貝若塵芥焉儼然有老成意度若在 先朝之侍藥也憂甚於長者日三問其何如及至遏密食啗肉者累日千古茶室女蓋再見矣嗚呼以如是聰明意用以毋忘汝者性行盡于幽

覩終哉于一條玄木又寄哉長可月泝崖辛六二太一丁
山荒壠之底終古掩抑誰憐而誰聞哉其尚不甘與
凡骨同腐烱烱朗朗留神於月宇間耶平生愛爾者
三淵七十翁病迫臨簀百不用情僅以數行短文寄
納于掩埏之前靈其知耶其不知耶去歲夏余自華
陰出會汝于終南山榭老人疲甚偃身乎大牀清簟
則汝在我側張燈讀古記不倦每至其奇聞可擊節
處輒起而嚼氷瓜吸綠漿以遣鬱蒸時鍾定人闃林
園清森白雨洒篠或散霏於牀頭衰意甚快適也到
今思之非幽明之為限乃僊凡之永隔也余嘗欲携

汝入華陰洞天娛汝以巖泉博汝以詩書以汝有靈
心高韻可共幽淡非比齷齪簪珥習氣可厭故耳盍
累設其約而終莫之諧此固汝抱恨之深者余豈忍
忘之哉思及淚落又括兩端以續之靈乎其不昧不